



浙江圖書館

方氏三學儒林傳統典序錄言三詳矣二午餘耳黃重白文知



浙江圖書館

左氏之學儒林傳經典序錄言之詳矣二子餘耳黃重白文知
呻吟而抄括之然其學若以爲滅者存若佚若以國社其神
不靈若神^物之杵雖春不榮塊然于天壤終無人窺其撰述之旨
得一二微言抄義晚始爲輔翼乎周公孔子而千世一范者則
俗學顯排之邪說陰敗之鄙夫以生中其毒厭不害傳尸鬼病
嗚呼可憫也已爲左氏厄者有四焉抄也一經一傳函而不宣
學士端居匡坐懷不能已竊自耳剝口傳以遣時日遂有公羊
穀梁騶夾氏之異爲一王之法未爲學官之祭酒始願豈及此
哉皆漢之賤儒喜其方短而易習義淺而易推則羣居點竄傳
說雜術以盡世之以脅後生胡毋尹生之徒生高美祿沒有榮
名羣不逞者戟腕晤舌而起矣假左氏以爲其好醜譬諸二八

抄姝共夫育母狗也彼復何所容其喙青子矜不抄操瓢而
行乞哉誠不能不出死力以排之玉范升何休而猖獗極矣其
厄一也送其去雖不至于學官通材大師猶通相傳習其訓故
雖末由嘗聖師之蘊奧但守章句數名物符明智者自以之固
差傷乎左氏之書也有杜預者起執綯之家習纂殺之俗無王
肅之才學而慕其擊公乃絕智決防以肆其猖狂至藉之說是
其于左氏如蟹之取漆蠅之行白其義埋沒于鳴沙礁石中而
杜預之妖嬈為難為狗且蓬之于地吹矣其厄二也以左輕浮
學焉之杜中原馭厥師仍鄭服三百年中崔雲恩與陸諸人
猶能闔其口而奪之氣孔穎達者賣國之諂子也楞然無所
于淳學蜣螂之智存偽孔氏與杜預而甘且旨焉排擊鄭服不

遺行乃于是服氏之學如歌終止而杜預之義赫然果日之中

遺行乃于是服氏之學如歌終止而杜預之義赫然果日中
天其厄三也自後博士倚席不誦人心益儼惡舊德游頭便頭
持人之短揚己之長吹助趙匡陸贄別敬王冰吟弦弄琴弱弓
苦箭競以左氏為愛的經世大典矣于附枝綴朮者以為盤
心喪志學者搔手不敢窺反不為杜預顏福王涕唾極時上吃
咽南宋習為亦何可言幸而不止蓋宏務治索應官之文自其
膏馥耳元明素此制一廢而士大夫真目不識丁矣其大厄四
也禮者奠天下之磐石也禮廢則天子不足以治萬邦諸侯不足以
治四境卿大夫不足以治一家時則下陵上僣亂萌亡國破家殺
身為償券孔子傷之曰返諸禮而正其位故因春秋以見去以
為修整于既往其召福祥也為彼勃勃于當今則嬰毒禍也為

此左氏親受指歸故于禮之源流得失及傳說詳焉周子孔子
治道之窮通萃于一書若其勸懲之旨則婉而多風美時以為
君子則君子之時以為善則善之冀此心默喻于千載謹守遜
言之戒以全春秋付託之重然其以禮愛護君父不已深切著
明哉奈何杜預以罔利之徒懵不知禮文者驟然為之解儼然
行于世害人心滅天理為左氏之巨蠹後生益不之察騰杜預
之義而播左氏之疵左氏寧受乎亦見其麤中蔣植一魏晉之
妄人莫覺莫寤何有于古學哉區區之衷久怵憤懣遂補注十
二卷發明振約之旨脗陳典章之要象埒堪輿之細碎亦附見
焉注跡之深逐條糾駁各見于卷則左氏之沈寃稍白杜預之
醜狀盡彰其公曆春類核蠹左氏殆不足撥不表著若夫百家

醜狀為記其公磨去齋類核鐵左氏防不足為不表著若夫百家

傳聞眾言清亮共以羊穀果司馬選子孫之悖謬別為考異不
列於編噫嘻昔者賈逵之訟左不盡括左氏之長別炫之規杜
又不足仆杜預之短是以芳烈不揚休赤臭未末殺小子何人
較此若子將亦若之而登牖乎今隘攸刻舊之人有竊鑽何休
之錄竅以注誤格子何不仁之甚也蓋
聖世王賊氏而已矣道光元年辛巳季夏敘

江

浙

乾王明... 上介... 將命曰... 寡君使... 忠... 相若... 以... 及... 命... 曰... 天... 侯... 大... 於... 中... 庭... 浙... 侯... 相... 贈... 王... 夫... 天... 子... 贈... 侯...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一

吳 沈欽韓文起學



邵憲曰大玄注七十有三主婚者蓋
衣服不備寒飢不潔不可以嫁也設國
君子故元祀年於是可繼室雖他國
君不再娶和也故初娶也夫媵而婦
松注三進而孫子固妻也是故陰
亦於孫子不設主婚者分再納子
其也是故禮言主於仲子不設主婚者
子婦也故於禮妻而不立禮之有媵也
仲子娶妻也故於子捕而不立禮之
再娶也此說亦所以終也

不於此命也趙注曰信國史有不
於此命也趙注曰信國史有不
於此命也趙注曰信國史有不
於此命也趙注曰信國史有不
於此命也趙注曰信國史有不
於此命也趙注曰信國史有不
於此命也趙注曰信國史有不
於此命也趙注曰信國史有不

元繼室以孝子難記所謂攝也君也曰震通說曰猶死不復更
主明嫡者二防篡殺也祭宗廟攝而已按大玄而下繼室有為
嫡者故喪服之繼以如也曾子問宗子難年七十而主掃天
子諸侯不再娶故繼室而此嫡昭三年傳少姜有寵而死高侯
使嬰妻續繼室於晉是妾死繼往者稱謂之繼室知繼室死嫡
也
元王贈鞋記上介媚執事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及命
曰孤使陳乘美大賂于中庭此諸侯相贈之制天子贈諸侯
亦如是也

不神小器亦用寤字呂覽高兵篇百挫之悟相侵也三見新序

鞋事篇淑雲之蹴然寤然夫位皆悟字之義哀禮記哀之同于其
眾注送其眾王通平作迂是午悟寤皆通悟也凡從此者在其
義並通士喪礼下篇至芘則悟受之疏云悟即送也劉熙釋名
女夷好物曰媧之忤也於生時人素不喜忤之於也此至謬也
今生子有足先生者材產掃即謂之送生也

魏姓死于竹上紀年平王四年鄭人滅魏

小九之一周書世雅解大孫城方五城三之一小孫三城方五
城九之一東棟曰不舉中者從五也

國不堪貳坊記者以君君才以君長示民不貳也唯卜之日稱
二君注不貳不自貳于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州段者也二皆為
貳惟卜之時君曰君之貳其爾晉東公獲于秦命至大夫歸

鄭語是伯桓曰自親仲特勢鄭仲
情懷皆有駭修怨慢之心君以成周
之罪至修怨之至而克矣桓公以此
是情險不備侯為鄭滅之也括地
地險物犯亦和也某說
祭仲曰民祿考祭仲周王第七子所為
周畿內之邑世為周師士子孫以為氏
祭仲并子鄭叔鄭有祭仲
都城道百雉某鶴齡按云羊修五板為
堵五板為雉五雉為城鄭氏詩箋引此云
雉長三丈列板六尺毛詩傳云云一丈為板
五板為堵五堵為雉詩說同而云以尺
為板按鄭亦不一詩疏云今按在氏說鄭初
二城方三里積千五百步去都三國一語
三分其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謂雉
則知雉五步之于度也三則雉長

三也張氏曰難不遠我言不遠也
安不遠三也故曰三長三文為一難

三三奔難也朱鶴齡按此段疏大
其係莊子天用兵乃僅乃勝之故不為
奔難之在言免之相易也

擇三君曰其卜貳園也欽紳按二五皆昇大易明文別極明於
春秋法戒故公子曰云國不堪貳跡謂兩虜則賦役倍而國人
不堪是以長憲為淺見矣

不義不暱說文翻黏也引傳不義不翻或作叔杜子春作昵跡
引左傳亦此昵孔傳昵近也馬融云昵考也考于祖為近為親
此作暱孔體說文暱日近也引昭二十五年傳私降暱宴此言

所語不義則人各肯親附其下京叛坤段相雁杜注此是

君之美既受也曰尔正肉語之美故云未嘗君之美按杜預以

美為賜財良之常若賜財官分以肉體取其飽所語財在可財

骨周語戎狄皆有體薦何曰只啜美也禮經自鄉飲正玉少牢

饋食曰美宜曰美飯皆是詩殺之肉體不聘禮記云賜饗惟美

能法謂能一字也豈可去以盛餽者當云乎美能官款考於尔

首經不說帶頭謂卒哭後寢麻服葛只是男子易腰帶以葛掃
人易首經以葛男子重首掃人重帶麻不易也其負版衰裳練
祭猶服大祥祭畢括髮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杜預謂天
子誣侯死葬卒服如聖法古今之器人也

有蜚改和證類本草死屋一名負盤胃人食之辛辣也如惶
別銘云形以齧蟻腹下赤八九月多入人家屋裏逃寒有兩三
種以作屋董董在為其毒人噉之又指以一名負盤印氣盤
名字及龜相以終此一物按尔疋注盤印負盤其龜以為氣

盤龜

二夫人子氏薨穀果傳夫人在陰三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
義信君在也疏云穀果是陰三妻者以陰推讓授其為君

郭公王師說師未移盤曰堂輓說
史記注馬融云武王克商封盤以予統
仲子及陽

而亦稱之故在書亦稱夫人也夫死不葬故在書而不葬按左

發序父勝之朱鶴齡系單伯
茲元年已紀穀果初命於天也
字此發伯之文款

而亦稱之故在書亦稱夫人也夫死不葬故其妻亦不葬按左
氏左氏文說左氏左以子氏未薨尚謂之於也耳當從穀果說
年二月己巳日有命之既棟高大事表穀果云言日不言朔食
晦日也杜以春秋日命皆在朔故于去年十二月置閏為福此
閏于今年二月而以己巳為二月晦則于穀果之說合矣蓋今
注日命必於合朔而古注政或有命晦日者漢晉時猶然欽辨
按說說也元三曆志姜茂晉書志天水姜茂校春秋日命三
是歲二月己亥朔壬巳巳以失一閏三月己巳朔壬戌分入合
限大術與姜茂合今授時稱推之是歲三月己巳朔加時在晝
亥亥分三十六日六千六百三十一入合限又隋書稱志劉孝
孫云春秋經八合並年朔字今以甲子元稱推莫俱是朔日正

明受經于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此年二月己巳
會推合己巳朔唐志大衍合朔議曰劉孝孫推俱曰朔日以此
明為是然依左氏例本在亥後合法既氏引入異家之論為左
氏疵痛也

傳不反哭于寢杜預云自墓反震于正寢跡依和至謬按凡夕
禮反哭入井自西階東面立掃人拾踊送窆于門外遂適殯宮
送窆之後乃云適殯宮明上文井西階為廡跡以先反哭于廡
者當尸柩遺奠時已在廡躬廡先稱而後祖故反哭就其最後
行奠部云反哭者于其祖廡是也松弓日中而震反哭非也主
掃入于室孔疏恐人似當與室為正寢故云此皆謂在廡也是
禮經皆謂反哭于廡傳云哭于寢之即廡耳總諸殯宮者是寢

禮記注疏及哭于廟傳云哭于寢之即廟耳諸殯宮者是寢

而雜記云至于廟門注云廟即殯宮以尸柩所在故寢可謂之
廟祖廟以酌奠在室故廟亦可謂之寢月令注凡廟亦曰廟後
曰寢是也杜預以為正寢不寢寢通稱也士雲禮側亨于廟
門之外主人即位如及哭位既云近魂而及神送在寢故以寢
為廟雲于中祭之是寢與及哭異說矣

君子曰趙汙左傳補注曰凡傳中所引君子曰義皆膚淺左氏

之陋見也殿本注疏攷證臣照按君子之稱或以德或以

氏或為君子曰者謂其時所謂君子其人者皆如是云也

左氏素以如是云云者乃可稱君子之論也後儒每忘却左氏

之書以紀事而以是為左氏論子往之警警之亦惑矣王貳于

魏王叛王孫蘇皆直書其事而時勢與義理並著為孔子之不

宋宣公初死人矣羊信言宋之禍
宣公為三十九年之三弟宋合馮有爭
心左氏以馮自爭國初宣公與馮皆未
德宣公之舍其子而三穆子之舍其

鄭注是傳也曰杜預注云信云是發仲
三宣公之傳徐湖世謬良然蓋正其仲
乃其字耳子隱云云爰儒治春秋時固有
左氏記子左氏以取為左氏說也宋初
與宋初十一年信言宋人仲是杜預也

私君子而三陽之在雖和傳說之帝也
味感德之出傳在後人為三年羊陽報
于宣之強和忠志之旨

州吁任其于宋曰君為代都以隱居告
宋能聽其史記而後至三年州吁
聽者之姓也州吁于奔十三年鄭伯
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亦亡之六年
州吁以取利之人以法名報復自之為君
為鄭伯平隱以得鄭法宋隱而共俱三
國皆許之觀此則州吁伐鄭並無阻礙
而舉之固清帥師而沙漫同以相求也
辛勞也也是故春秋托控在隱

聖業帥師若若夢曰曰信石不氏之三也
見軍乃賦君者若若其強而目志強也

得不也春秋也欽辨按此論最善讀左傳者也

能矜者矜言矜重也郭云謂厚重說文矜目有所限而止也

四年修先君之怨服氏以先君為莊公孔疏引服世家稱桓公十

六年乃為州吁所弑公墮三年鄭人伐衛當桓公世按跡但按

一年之文耳惠云州吁弑桓而稱先君是理也先君之怨

左春秋前以矣

敬邑以飢論語孔注駐兵也杜預謂飢調和

眾仲潛夫論志氏推篇魯公之族有眾氏

而禁之也說文禁後屋棟也廣疋釋室禁闕也如此義蓋借禁

為給堯耳書呂刑泯之禁之政云禁之同惡是亦有強強之義

也

敢郭徒兵侍言諸侯之而敢者唯徒兵見鄭之未大創也杜何

師其後言王蒙與吳國在楚故
安委之今據聲與子駭前據稱傳
皆謂之信未嘗命為正

程殺州詳于漢史記在確詳為王初于
鄧都世陳侯共謀使在字陳進食羅
州于漢

初曰天子于蒙王雁麟曰天子于蒙未
父云接信云初君不射也云云夫射之
澤王市射既江中款據淮南王季冬命
漁師捕漁天子親往射也現批陳也
以三軍之於前將軍之於後孫武子凡戰在
以合軍中勝張致曰將軍相勝先以是此
合戰得勝奇兵或揚女或成學女後
勝之謂也師以三軍軍世亦將軍
也

敗鄧徒兵傳言諸侯之所敗者唯徒兵見鄧之未大創也杜何

謹知其必不車戰

年五書不射惠云此指祭祀射牲按此謂田獵上殺也詩王制

及毛詩傳

大夫四士二按論語馬駃注伯列也八人為列是大夫以下六

以八人為列服氏以用六為六圖四十八大夫為四八三十二

士為二十八者是也杜用何休說也宋書樂志元嘉十五

年太常傅隆云夫嘉許以節八者之充諧然後成樂故必以

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二者減至二列尔杜預以為

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耶支云襄十一年

晉悼公納鄭為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

也

書曰未及國也意乃止朱鶴齡曰德在電之
世文入郭則以書不及校故請云未及國也
然意言而故同也云云意亦不愛也
平地諸邦地未故郭城存慈曰官學初未
一里与三官三郭異
五在晉宋人四世首經口為令信以為秋
別家父治左氏報取在屋定家有用作也
有用用也左氏報取在屋定家有用作也
左氏以為在屋報取在屋定家有用作也
左氏以為在屋報取在屋定家有用作也

杜預之禮經朱鶴齡曰春秋用禮也
郭官之元易象意秋曰周禮至魯

此以為舞勢取方故以列免減即安行人數六宜減至邢曷為

治語此反援何杜之說以義馬往殊不惑士之四人趨曰方勢

于何見履也以列耶

六年宋人取長葛劉敞曰按方圍合取諸家並云一役杜氏分為

兩役也

不說說文莧字多見此訓為至廣疋不載蓋與暨通釋元莊一

切經音義字林登及也心至也韋昭周語注暨至也莊九年傳

盟于莧穀果也登

七年葭幣于公卿凡伯弗賓王國政幣有二子聘禮賓至近郊君

使卿於服用束帛勞賓用乘皮束錦僕勞者此一子也賓子畢

即館君使卿韋并歸襄纊五牢大夫奉束帛賓受幣致大夫乘

馬東錦此又一子也世皆主先而賓致此此費幣之事至歸也

馬束錦此又一可也然皆主先而賓酬此黃幣之事玉歸集
儀之明日賓於服闋卿之受于祖廟庭賓設四皮賓奉束帛入
政命政命也君降去又請面為親君之幣賓和款畢乃饋賓此所
謂發幣于公卿也主人於服闋門外再拜賓升一等大夫皆升
再拜受幣此教賓之禮而凡伯不然故戒極之
年先配而後祖賈逵以為神言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部眾
以配為同牢公先食而後祭祖無教神之心皆與禮文不合部
原成以為較道之祖又與傳先言入部者不合杜預謂忽不先
告祖廟而以則陳鍼子死於月擊也曰方未識之愚按聘禮大
夫之去先釋幣于禰其反也復告至于禰忽受君父醮子之命
于廟以逆逆掃反不告至禰為配匹始以廟見之禮是為墜成

乃誣因以族信也曰信子餘據鄭元駁之
經異義引此信云按族字為氏因以為
族今此以氏為誣在信字誤也杜若云
詳乃妄說實內而強信之云和依杜誤信
短隘不成又內固宜以強作氏及及高臣文
不及為誣德其族之詞族於四象仲子事同
禮也畢仲芳云族字以字為氏因以為族
則固若相承了按夫文字之命以字為族
氏則用事仲子誤字也夫

命而誣其祖

九傳乃可以逞方言逞苦了快也此言可以逞我之志

射討不庭諸侯賤貢充為歎禮庭實性國所有不庭者不修職

貢也庭與甯參同大戴記投壺篇嗟尔不甯侯為尔不躬于王

所故亢而射女孔廣森曰諸侯不臣謂之不甯惠云釋詁庭直

也謂諸侯之不直者

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傳義謂諸侯有功則加地進爵

鄭能推其功于魯以王爵勞之合于正體也書大傳命諸侯以

事征而歸其地于天子

十一薛庶姓也為搭姆者謂之異姓鄭注禮記大傳云異姓謂

未嫁者也司儀注云庶姓若親也

工瀾司庶姓者木淑之劇鄭注引傳亦此劇廣足釋諸劇分也

工謂^則度釋冕木^謂之劇郭注引傳亦^也劇廣正釋詁劇分也
周之宗監賈逵以宗為首服度以為同宗之監孫赫以為宗伯
唐良掌也監祖之載薛按及見曰宗鄭云宗字也引至字王國
監亦是字王之子宗字古本通左傳伯宗穀果傳也伯字字
林宗字也宗監亦謂之監賈義是也
及大逵釋官九達謂之逵此云大逵皆從尔正宣十二年傳至
于逵路或乃考工記之徑涂九軌耳訪跡謂周禮徑涂九軌不
名曰逵杜注与尔正不合
許莊公奔衛杜預云奔不方兵發通逃未至所立按國君去奔
甯有不之雖路若實不之說往傳又何以言之云徑不方實是
史文涉畧耳

我友居社也于此若鵲野掘部目相之推
秀名地咸林深因掘出之云云寄聖親節
而遷者在四野社部移之云云才二世版
曰社也

居許東偏元和志東偏城在許州長葛縣東北五里許州所居

即此城寰宇記今有東西兩城按西偏東偏當即許之國都澤

為許州魏為許昌宋省入長社宋史地理志熙寧四年省許田知為鎮入長社至今

許州東三十里長葛本是鄭地左物西北五十里地勢闊遠何

曰社之居許東偏地志不通往之類此

餽其口方言餽字也或曰字字合為餽

字去級行去大難言若卒若以各以猛犬難為祖也小正何人

能去此三物以祖尔致之滅也又考也

已弗能省而以与人上十二邑卒就王地王弗能省慮以優鄭

之亦弗能省而與夫叔采地此失八物之馭不能服人之一端

也何令鄭託王命與師以與莊氏爭地是蓋其相賊害字所以

鎮據字內信亦能未及信可以推

也何令新托王命與許以與藉氏爭地是為女相賦實字所以

鎮搖字同傳音雖未及信可以推之

不度信說文信外信於人內信于己也釋名信信也信宜也

部莊能自用其威福息故不為也

有死在言 有死在又死首惡也履定武云死有名位之人為

司馬昭之族成信

元年公即位周良宗伯注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位古者

三位同字然此人旁即是杜預妄改古文

傳美而艷說文艷好而長也从豐之大也淮南精神賦公艷驪

拒之美注好艷曰艷與說文義同按此艷當此款艷之義郊特

牲疏云款艷是麥教之言

二孔父毅果傳孔父字謚也杜預因公毅兩家皆美孔父故引

宋美音趙反曰美父字也此言其父何
父歌世不父和五世別族在不用時之
也其賜族之法

大魏趙席山征臣後魏即麻給徒蘇
友性之為孔氏大魏言而越席徒
席也言活後漢世祖嘗初會稽故
趙帝即此

三異而稱名罷之也顧芝書曰知錄云家語本推篇考父生
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而楚成
嘉鄭子嘉皆字子孔亦其証也按若以孔父為名則夫子曰
氏之指不勝以正沛為氏

傳三葉氏也皆有弑君王罷字以自三叔為此會以備說之經
書成宗勢在以此惠氏言之葉氏為証此以羊家言也先言
葉氏是史文進稱猛諸侯預稱謚杜言替未死而賜族義而了
庚

衡統追師住王后之衡并皆以玉為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
兩旁當耳其下以統魚瑱并卷髮者鄭緝衡并異制以先鄭云
衡維持冠者誤以衡并為一物凡并有二一以束髮一以同冠

衡統維持冠所用也杜亦沿先鄭之誤衡蓋隋唐后把首飾所

衡 礼经持冠所用也杜六沿先郑之误衡盖隋唐后把首饰所
名也持鬃矣

鞶 属内公男鞶革玉簪注凡佩悬于革按大带博四寸以来鞶
革带博二寸以鞶鞶施佩易以鞶或锡之鞶带虞翻注引内
知此鞶属六革带也方言带鞶之属革带之鞶为属大带
之鞶为神杜反以鞶属为神带鞶矣白虎通鞶男子所以有鞶
带者示有至革之可也晋书典服志革带古之鞶带也隋书礼
志阮湛以为有鞶印于革带佩之今博三寸半加至鏤黼螭
螭钩以相拘带

藻 系之即组也三礼图云以采色画布衣于板上前垂之
又有五采组绳以为鞶故聘礼记云元纁鞶长尺组注云鞶

年子卯以繫公母以為飾皆用五采組上以元下以絳為地是也按此云此組繫六名縹藉即上文反命之時使左執圭垂縹上介執璋居縹系與絳同詩傳紳絳也詩疏紳利為絳是組說文心辨云素屬蓋其字從絲也系正組也

不克紀年不克晉人殺潘父

三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元史稱姜姜爰以為是歲七月

癸亥朔年壬辰閏六月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

姜爰合以今秣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在晝食六分一十

四秒

五州公為曹鄭王制注云周世有晉晉而國小晉卑而國大者晉晉國小蓋指此彼疏云張逆極而不能解以問於鄭之答之

云設今有五十里之國於此在功可進在過可退亦就益其地
為百里之國爵也而國小者若虞親之君爵為公地方百里爵
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于虞親按
鄭以殷制大國不過百里周初猶因殷之地至周公始大其封
以五百里至男百里故為此說至實虞親之君始書當不止百
里或是凌夷斥削或為戎狄并吞故春秋時漸漸弱耳礼記射
義注諸侯有慶在克進爵有讓者克削地公爵易崇地亦易削
也服云物以左春秋亦以黜陟之法進爵為公削先伯難之以
為爵曰稱公土亦庶廣為不然者爵自王命受于首陽之朝土
因世守削于弁髦之代若能保舊何至國危而不復乎
旡勳而故尋賈逵許慎之義並以旡為魯石後漢書袁紹傳曹

按傷後位之承強健者法兵性事秋最嚴
陳先備後位此則車步人騎法之左在拒
言非而而巳和取者勝也受而吳伐狄
舍車而步此則騎多為便惟務奇勝拒拒
而而巳今據此位自五人而後為一人自
十五人而後為七人此則步卒七十人甲士
三人也也今車為騎則五人而後此則五
兵五皆之也法家兵性惟位法為的列
五人六列三人人等列七人五人五等列

以安三君百人言人皆正中人為奇今四百
 五十人分為三而三人分為二者蓋左存
 也獲其兩段五人為什任在勝至今因之
 補之周禮軍僕掌補闕於卒注闕車所用
 補闕之車也宣十二年信也魚尾陳先伯後
 位亦隨進卒不隨車過闕即補好也區夫
 老國之師雖行數年以為五乘也三位為
 五陳以相難者位步卒取捷速性六公出
 林陰阻之地後亦可用也步卒而騎于是通
 玄聖之至為胡服騎射今而後世因之所以
 取勝在並捷並速而敗墜地也今自保強
 後至車戰之為法遠矣

操乃費石車季怪注今之拋車也晉書下壺傳賊峻造逆戮力
 攻討身當矢矰書古刊相承以矰為石如矢唐書李密傳命
 護軍將軍田茂廣造雲矰三百具以檣發石為攻城械師將軍
 礮獨杜預以矰為旗漸染私說穿鑿不經而宋儒遂廢雅故
 傳且問左右杜氏鄭志左荀免王討之也據以王討為記
 鄭之合戰射王為宜苟有人心必不至是殆為司馬昭所解耳
 經之不書王師敗也曰君失其政臣若敢不盡其節此大經
 也今鄭之待天王若美狀然臨陳交鋒志在必殺此豈可以示
 天下後世哉後漢書孔融傳荆州劉表不供職貢多以僭偽遂
 乃郊祀天地撥斥乘璽詔書班下至多融上疏曰劉表可為不
 軌器不容誅至于國體宜其諱之是以高兵次楚惟責包茅王

師敗績不書晉人前臣覆 表術之器今復下劉表之至是使

師敗績不方晉人前巨露。袁術之器今復下劉表之子是使
跛牂以窺高岸天險可得而望也。臣愚以為宜隆郊祀之子以
崇國防此春秋之意也。凌夷之漸謹于其小決壞之極諱于所
言杜預拘傳例不以告故不書不書傳例自為諸侯發列國
弄兵壅觸交爭書之不可勝書故有此例至于畿甸諸侯天王
向器師敗身夷而書之子甯有文于此豈緣不告而不書哉。咸
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以戎故不足諱也。傳極言鄭莊之姦狡
而杜預為滿說鄭莊其于經傳皆慣之而肌決者矣。
啓蟄而郊始見而雩律秣志取警初危十六度三春中營室十
四度驚蟄今日雨水降黃初奎五度雨水今日驚蟄是古秣以
驚蟄為正月中氣淮南天文訓周書時訓並以雨水為正月中

林三言麻黃諸君也張穆曰三言麻黃散
必未作由黃白二語焉疾曰天藥花易折
以漢之中以二行必克之穆果效師心此
義也

是後人追改耳三月之清明節兩今亦互易石大術日度議曰
用秣立夏日在紫籬二度于軌漏昏角一度中蒼龍畢見

六實來釋詁實是也杜解實為實也韓奕箋云實當也實趙

魏之東實實同考實是也疏云凡言實已在已有至子亦後實之

今也方說所為不宜為實故特為實以此推經上年如子為曹

今年方來不可為實實來在言于是乎來也傳也實者猶之毛

詩實命不同韓詩也實命不同即方依考同之誤張洽曰親祀

天子曰祀他伯父實來成二年傳王曰鞏伯實來今案書如只

曰實來以在不復國而略之也

嘉粟旨恒詩生民粟粟成就也

親至九族杜預用歐陽尚書說然助祭合食惟同推耳皆皆以

浙

三為五以五為九之義

新九族社預用歐陽尚方說然助祭合祭惟因禮平皆皆以

三為五以五為九之義

以名生為信按名生之字所包甚廣唐林震只子友之其偶

然者白兔通殷以生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以為

書道殷家太甲武丁也於臣民亦以生日名子以殷有臣巫

咸祖已又云或龍至考以律定其名此說謂名生為信也

十一 莫敖患之淮陰侯傳為楚連敖李奇云楚良張晏曰司馬

也按楚策斷脰決腹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故諸寧四年

信即左司馬沈尹戌也莫敖為司馬之官明矣

十四 御庠災大正召閔笈米之季糲十糲九鑿 當為 八什御七

疏云九季粟米之估云粟季五十糲米三十糲二十七鑿二十

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糲益少

年秋三舍左君若老至其王也且故於春
年長子必敗加秣集地暴於凡陣
道並左以為壯設右以為地李果某特
右在臣子必敗伯財眾乃據並陣之間
者北壯左右身首以我攻攻女身果
能斷搗長其去首以我之弱皆飲之強
存腹所視以若下軀其披上軀取而三勝
也
執尚使若歸歸披前將印部曹風部
伯勞之李氏三柳國今何甲待氏和

即今軍中神必戒防士法度自撰之地
右於地張張曰撰于境內士卒於家言
為於之地也於兩處曰鄉人軍中即不
戒時丘艾城矣有問志果於所敗是
也
十二卷三打果糲者以讓之張張曰讓
以利敵必未取吳首徒誘城營讓
左後後曰也

四種之米皆以三級之曰此也按御米知曰二井一合以爲
爲米之最精故以名摩文造世引月令章句云穀莊曰倉米莊
曰摩糲言摩靡也釋文引孫安云靡莊穀鮮潔也舍人云靡少
鮮也按靡即御摩也此並兩義以經導擇自然鮮少治春尤
精故曰鮮潔摩東事紀注應劭曰擇米使正白爲白粲
十五 鄭伯突去奔蔡糲例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也自去
也傳稱衛孫林父甯殖去女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
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逐者之名以自奔爲文責其不能自安
自固鬼物此與衛獻公去異經之所去或仍其赴告何者突奔
就嗣子勢伸立之徒以脅于宋人突之去也必不以臣逐君之
子播於鄰國也突之歸其以失位于一身就有義例若臣逐君

而更係責被逐之君也扶陽抑陰之義或左氏義你于君父而

宣帝為興之子朔攝天子未嘗對曰按史記
 兩莊亦云平王極年二十三年入春秋也男
 昭四年則周極年二十六年矣其春極為如
 呼兩載九月承人殺呼而宣王三極則宣
 王娶美姜之後子當在極之世及宣王
 位計極年且長因以為世之數春三極則
 此時當不遠宣王在位九年而生魯初或
 已於初冠為之儲代也死期之能因恐
 先固至是怪極宣王以為怪蓋誤以
 宣王為代之極也耳

而更保責被逐之君豈扶陽抑陰之義哉左氏義係于君父而
 杜預自盡之

十六載其種以先春良司常職領旗物皆盡其象于良乃為象

其子為里為象其名家人為象其號注云子名號在徽諡所以

題別眾人於之于位無名就于執禮曰云君伯子男皆就其辭

而三此其類也三者皆旌之細也疏云士喪禮銘旌亦如此

又大司馬注云凡要號名者徽諡以相別也疏云若某良某

推某甲之名以此按妻子載旌即是彼注所稱徽諡以表急子

之名號故賊見其旌而妻子誤為帥殺

十七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據長歷是年冬十月庚午朔元史稱

志六衍秣推日左十一月交分入公限共閏也

喜秋左氏傳補注卷二

吳 沈欽韓父執學

莊公年王推之館於外杜預云公在臨陰憲高侯皆親迎不忍
 便以禮接於廟按鄆以諒闇為凶庶預以諒闇為心喪子王於
 父為信若心喪之文若為預言也 不共天之讐可釋三年不祭
 之服已終參預嘉禮奉自年傷但不忍純以吉禮翻美莊公之
 曰宜悼哉莫甚焉善乎穀梁之言曰仇讐之人也所以接拵也
 也衰麻也所以接弁冕也
 傳絕不為親禮也文姜罪大女子之義已絕但子年去道之道
 故喜秋擬之文曰孫于高釋言遜也謂遜去見姜之自絕去
 氏所以貶之於是焉莊公可以已矣曰此禮也亦義之謂禮夫

成乎其為子者未有不稱也故凱風曰以氏汪 曰莊公

三而文姜士蓋猶有畏懼羞惡之心焉至於逾年而無防閑責

備之者則逆肆不忌六年之中而會高侯者三享高侯者一

為高者又一其惡益深而益羞恥也益甚矣春秋備書於冊凡

以絕之也而棟曰說苑曰絕文姜之屬

為外禮也傳言於外禮也莊公之為之此禮也杜預言高已

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讐言此魯撻殺父以獨償之智也

年傳疾之也按傳疾之義雖不詳言然既六年經云王人殺

刺又云高人來歸刺實刺莊公釋仇而其之此肩假子國惡相

逼桓公身為篡弒而成宋魯莊公身自忘義而助南栗由之躬

以不避致茲披猖傳費以經言疾之者疾莊公也然左氏身是

魯史直指君惡懼以危身故行佛之語與學神脚語因藉以全

魯史直指君惡懼以危身故彷彿于魯與暈帥師語同藉以含
蓄耳蓋亦此築王拒之故為高主昏猶曰王命也弱會高師伐
南執使之乎汪家徒牽於前後之例而昧是死之心隆四年暈
帥師曰疾之者疾暈有字君之心擅盜兵柄為篡弑之在也獨
於帥師時也終隆之世暈不稱公子也弱于莊之初也庶戾
又會高師伐書法與暈不同然則疾之義通計五年六年
伐書言之其疾莊以顯矣
細以及高人狩于禚杜云城境與高者狩失礼按莊以雖在
人心何為與高之者狩者狩也界上下自有統紀高之者在也
儼然與隣國之人^君狩然則人者高侯也莊以與之而書左為愧
之因而微之

盈而陽天之道也未能斷據初史記述
渠托借王師世後居王暴虐不主
王去而後六年通後隨之為林往周
管仲弗不毗通及自王去王去管仲
年周在池侯教王林為王林想隨管
已伐之去王師中而王區能辨別聖
之言蓋借林王借辨以為盈也

傳授師子子傳言楚指用兵車也考工記兵車戈及戟矛四等

吳子圖國篇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

橫木之下管子地負篇無象其地不乳其木乃植澤也西域傳

植木心以松明統志植地在滄海為鹿城如治南楚武王卒于

植木即此一統志植山在安陸為鍾祥知東一里

六來歸漸停跡云寶古文也保為僕與停相似故誤東云李氏

鏡銘以日月世之保之與寶同周書厥命陳寶赤刀說文引

作案按說文宗藉也奉寶之正字胡吳國曰按書者稱遂伐三

者釋

傳度之本末按度之本在其人於義當三者也度之本在其人

立後能安固國家以不

說文音信肉音...

此星陰生兩雨修也... 帝承二年二月...

此星陰生兩雨修也... 帝承二年二月...

此星陰生兩雨修也... 帝承二年二月...

此星陰生兩雨修也... 帝承二年二月...

啞音說文音從肉音考

年傳我矣御哉言不女御也傳過御樂也淮南時句訓注御止

也

十傳彼竭我盈孫子軍爭篇三軍可奪氣是效銳氣盡氣情

暮氣歸用兵者逆之銳氣擊其情歸此治氣者也孫子之言蓋

卒於此

十一傳滅孫辰曰惠云上載文仲之言終錄哀伯之語按世本

孝子生僖伯驅之生哀伯遂之生伯氏瓶之生文仲辰文仲者

哀伯之孫世次不相及且史長所載一時之言若祖考名孫稱

謚者達當也辰傳字誤也欽辨按達字不誤上文仲誤耳按言

宋之當與為不審至穆會之人後世御說言宜為君於其時御



说已三矣文仲於此時尚幼小若追論至子不應不審御說之
辭又可去哀伯之言亦死一時傳括言之耳伯氏瓶強強於哀
伯之寬故多謚文仲以孫繼祖也韓詩外傳三以為孔子語
生括之注云不為獲第時未為柳括當其時不為柳則被獲燬
歸反以柳追費之功乎以柳費之而又斬之若是理也計史以
敗至師為重故畧第不為



十二年及至大夫仇牧之殉君之難固聖人所必褒也杜預獨
以為至善可褒此彼時之議高貴鄉公死而王經族誅者也具
此語見取注聖經難矣

傳蕭妹大心厥笈武曰大心當是至名而妹其字唐書宰相世
系表宋戴公系孫大心平南宮主簿有功封於蕭以為附庸今

朱勸齋集經說文作灑戲曰新嘗曰種
古語此將是方言

仔細為蒲知是也

十四 傳至筆鼓以取之惠氏海鼓布為支掛後漢方位光傳光

炎燭天地可証古只作炎

繩息搖度正釋詁灑譽也小尔正作繩蓋借繩為灑耳

縱布融死列女貞順傳息君夫人自殺

十七 多麋京房易傳慶正作淫為火不似劉國多麋之陰類故

多麋記艾異注蒸情物志東陽知多麋石十為羣據食草根至

委成泥名曰麋暖民人隨此暖種田不耕而獲其收百倍麋

此害稼之物

傳鄴不躬也鄴玉曰同盤于幽在玄年十二月終跨月尔為

乃便責至不躬當是以子來聘雁失詞或礼慢而見執耳揚

鄭氏以成身不自朝而使一介來往故傳以不於言之

年十八三月日有食之長祿三月伯癸未朔按隋祿志劉孝孫推

是年合食至子朔元史祿志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

三月不祿食以今祿推之五月至子朔加時在晝交分入食限

蓋誤五為三

倍王饗醴饗當作享聘禮賓執圭致命以受玉賓去擯者去請

賓奉束帛加歷尊庭賓乘皮以受幣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擯

者去請賓告以畢奉束錦以請執擯者入告去請禮賓以去

迎賓宰夫賓解以醴薦脯醢以用束帛庭賓乘馬其以禮三次

第致饗之儀物如此若諸侯朝王其次序亦同大以人職上以

之禮庭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三享即聘禮之加歷尊執禮以

謂三享皆束帛加歷尊庭賓乘皮以受幣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擯

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也再裸即聘禮之禮賓也
前乎此乎致館致館後乎此者致讓饋致饗會大夫云饗禮
九獻會礼九等却注饗設盛礼以飲賓也醴賓之時不名爲饗
以其但有脯醢羊牲牢也杜預云王親羣后始則以饗礼此目
不見周礼之經者也

命之宥之典備同此當饗會之節也庶乎箋云飲之而有幣
幣也會之而有幣備幣也掌客職上三饗三會三燕若弗酌
則以幣致之注云若弗酌謂君有叔色疾病祭祀不親饗會燕
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合則以備幣致之聘礼云若不親會
使大夫各以其爵於服致之以備幣致饗以酬幣亦爲之此明
饗會皆有幣聘礼注云幣沙用未同礼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

也鄭以兩經但云致幣不審多少之數故按禮記之時惟束帛
乘馬勸飲尔之幣不然不能多于彼矣若親饗尔則君自致之
以會大夫禮云賓三飯處賓設以受宰夫束帛以備注云束帛
十端帛也備猶勸也王國君以為會賓殿勸之意未云復發幣
以勸之取用尔安賓也此物備之幣親送于饗會賓之時也
至五穀馬三匹觀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四馬亞之重賜也
注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按加賜之物如寶玉彝器之屬此
禮賓所用也送爵相酬之玉幣也禮記云琥瑋皆注云天子
諸侯之相酬以此玉為幣也疏云琥瑋亦爵名注云琥瑋皆
故云琥瑋送爵也諸侯于聘賓惟用束帛乘馬皆不用玉今琥
瑋送爵故云是天子酬諸侯及諸侯相酬也今按上云命宥此

即宥之儀也此當有幣小行人既琥以備瑋以備言玉也

即宥之儀也。亦當有幣。小行人。駭琬以編瑛。以黼言。玉書幣。可
書。禮用乘馬。此惟三匹。亦非典也。

不言其未諱之也。注魯人。不立玄。乃追之。故諱不言其未揚戎。

狄為中國之患。故諱言其來。喜其捍禦。有素。故書追之。魯之疆

場。猶能自保。其來而不立。侵而卒備。其國。就至國杜預。此解。同

光。然矣。此戎。即伐凡伯之戎也。水經注。洛陽。自洛陽。如好城。南

東。逕我城北。

夕室。地名。晏子。韜下。景子。新成。柏。寢之。羞。佐。師。開。故。琴

左。接。室。右。驛。膏。曰。室。夕。子。曰。以。以。玄。之。師。開。膏。曰。今。夕。者。周

之。連。國。之。西。方。以。昔。周。也。呂。覽。解。理。篇。帶。主。為。主。而。未。嘗。以。主

之。實。此。之。說。大。怨。是。正。坐。于。夕。室。也。注。云。夕。室。以。喻。怨。人。也。玩

呂覽文書死者之所為夕室

大閹者守先祿勲也百官之卿表為厚引胡廣曰勲之言閹

也閹者古主門官也先祿主宮門故漢制以卿守大宮以下有

罪被劾者輒移先祿勲禁止不入殿門古文苑揚雄先祿勲

歲經地宮室蓋為中外廊殿門圍限以禁畧艮卦九三屬閹心

虞翻曰艮為閹之守門人古閹作重字如虞義也先祿勲之言

閹審矣杜預云若城門校尉也

二十傳取其寶卷而還紀年子顏幾王居于郊之人入王為多

取玉之化為城射人

司寇以戮君為之不舉辨外五禮篇司寇以刑君為之不舉樂

同死刑之拔君為之不第

后之擊鉞社云擊帶而以鉞為飾今西方羌胡禮法按律書主

后之鞞鍔杜云鞞帶而以鍔為飾今西方羌胡猶然按准甫主
術刊趙武靈王貝帶鷓鴣而於高誘注以大貝飾帶史記佞幸
傳考惠肘郎中皆貝帶蓋胡服或以貝飾之未必以鍔為飾也
鞞鍔目是二物鄭解內外云鞞小囊盛悅巾者魏志曹瞞傳操
仇易自佩小鞞囊盛手巾物亦鞞也漢記詔賜鄧遂虎耳鞞囊
一鄭之詁經篤矣孔穎達小子目不書手輒肆譏評可恨矣曰
二十肆大青囊達以文姜為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按
莊公為不讐當何有讐乎如普天曠蕩蒯玄人得因至例否此
晉武事以調孫秀起其有至子賈乃劍之于亦徒見經文下即
有葬文姜之子強傳合三耳

浙

傳死告呂覽贊能佳告曰也漢書高紀注者在請謁之言謂請

休耳

未卜至服云臣將享君必卜示戒慎也按飲酒有樂有益

形弓詩云一酌饗之詩詠飲酒之節然不廢於暮不廢夕也蓋

禮商人為燭泄露詩厥之如飲也蓋固以火繼之臣飲君有樂

而益蓋晏子雜篇晏子飲景子酒日暮云呼其火晏子為日嬰

已卜至日未卜至取上章云晏子飲景子酒令免必新家考曰

財不足請斂于民此又前期卜日之証也

遇親之否杜云六爻皆有變象劉炫云親之否者為親卦之否

爻者之否者為无卦之否爻皆不取復卦之義東云筮法有三

爻四爻變止占一爻者親之否即親之六四也否比之卦劉氏

之說是也不然左氏此占卦數爻皆時宜皆一爻變王乎二篇

六十四卦中六爻有不變有升有降有剛柔易位杜未通易

宗鄭云王同姓之為謂之內宗王祫拈拈之為謂之女宗又
曰並與之黨雜記外宗為君夫人之內宗也鄭云謂拈拈之
之女及從也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喪大記所謂外命婦也
又有外親之婦亦通謂之外宗服問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
經言大夫宗婦親也外內宗之據大夫者及同姓大夫之妻親
夫人之親大夫與宗婦親也而至此也尋傳文並不言大夫見小
君之言男為同契者直稱婦人而用幣是各別於男子故喪其
祀祀杜預鹵莽跡強引扶之說又云宗祫授徒謂也君與君同體
義也當見此等荒謬誕妄多其孔氏子孫矣列女傳嬖孽六亦
載此子婦贊用幣是男為各別也較傳語尤明公注跡之謬灼
然矣

二十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云元史祿志大衍推至七月辛未朔

至分入食限

教用牲于社地及牧人賤凡外祭毀不用尤可也注尤謂牲也
不純毀謂醜辜候禳毀得殃咎云云即此說用牲不以牲也
傳祀常也程棟高云正義以亦不應置閏而置閏誤使七月
為六月不當伐教用幣故云祀常故三月此說也傳祀祀常
者以六月為夏之四月正陽之月災異尤大不比尋常之月日
合故伐教用幣以叔之說云餘月如否者餘月即常月也經
于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食而此為首見故漢書
儒自莊元年至二十四年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年
士閏之數以云置閏夫所乎據說也古祿奉社杜預與大

者以晉別有司史主功役以多秩是大矣故以大別之
二十兩人敗績杜預云不地者史失之按不地者言器致討
也已傳其國都城門之外即為戰場可不言地也史失之
傳丞于高姜元和志晉高姜墓在絳州平鄉南九里大子申
生之母

小戎子蓋後為陸渾王戎陸粲曰按傳云允姓之姦居于瓜州
自惠之招誘以來如此允姓別為一戎而子允姓也

使俱曰按此三五于言下何說眾人夸美之詞以導勸然只說
士之常調也此杜預所說之不決駟拒後使二五說之以此三
字于文為不彜且上文語意亦不了杜癭於訓詁名物俱是鈍
置

而振萬子詩簡兮采芣芣于露也文王世子春夏學于戈秋冬
學射籥注干戈芣芣也射籥之舞象文也殷周各有芣芣以象
湯王之武功商頌云芣芣有奕周頌序云雖清其象舞也采云
象芣芣用兵時刺伐之舞下文友人云先君以是舞習戎備也
楚亦自采芣芣振者梁記注云振鐸以為節也

二十九年傳有裴為災也羅願尔疋翼劉歆言尔穀為災者未嘗
者負盤其器也今負盤好以清旦集于稻上食稻花田家亦以
各作擬拾置他處至日去皆散言不可得矣况食稻花又其
象臭惡能燻穉使不蕃事秋去之當由此尔

三十一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唐志大衍合朔議莊公三十年九
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宣公五年三月辛亥朔

當以盈縮遲速為度朔殷秣維合適此身此正也元秣老今秣

當以盈縮遲速為度朔殿秣雖合適於身北正也元秣志今秣
推三皇歲十月序午朔加時在晝者交分十四日四千六百九
十六入有限夫固也大衍因

三十子愛父為富杜預云慶父懼而適富引以求援時在君
二事何赴告之禮而行劉敞也也傳云成季奔陳立國然也立國
者慶父也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固子幼而立
焉至為富在真告立君也又何以

送之函說文函閉門也詩傳函閉也言閉門拒也
割臂盟以准富何利越人契臂為誘注刻臂去血列子釋父
引許慎注契刻臂去血
詳於果氏大宗伯職凡祀大神法至大理注治猶簡習也豫簡

昭大禮又小宗伯職肆業為位注肆習也若今時肆司徒為也
澤為楊惲傳太僕戴長樂嘗使行于肆宗廟蓋長樂幸詔亦百
良肆丞相為也

元年簡書曰惡相恤之謂也待出車若云簡書戒命也鄰國有
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故之按古者大子書之於策小者書之
于簡也單札也國有急難不暇連簡為策單執簡往告極今之
羽檄矣魏志王凌傳注凌遙謂太傅懿曰卿直以持簡召我
敢不至耶太傅曰以卿執肯逐持簡者故也是也倉卒便易以
簡施之

天若祚太子至晉乎言天祚太子終有晉國勸其且逃以待

命

滅歐虞滅魏史記秦陸平陽皮氏
有霍城古霍國有霍山古霍太地理
志河東四縣古魏國服虔曰魏在晉
蒲坂河東也三國志曰

辛廖占之杜云辛廖晉大夫劉炫云為在晉國而能所以云

辛廖占之杜云辛廖晉大夫劉炫云若在晉國而筮曰曰云筮
任于晉又辛甲辛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為晉大夫服氏說
以為畢當在周筮任于晉也魏世家畢公高之後
安而能殺此言震之變坤也虞氏逸象坤為安為殺杜預言震
殺也

公侯之子孫必復至指惠云坤為民畢公高之子孫指仕於晉
為民之象復至指者比互坤之變成震為復震為侯復至指之
為侯也

二乃縊杜預云季子推親之之恩故畧至罷不書殺杜預于公
季殺二家一例刊落獨此張公羊之說漢主帝袁劉居釐曰
丞相季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又袁問御史大夫曰司

直縱反者亟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禮云曰殺吾人壞
其室洿其宮而豬焉然公慶父之罪至矣宗豈得推恩使淫宮
自謀乎季友于是失刑于是忘忠矣春秋不書殺與卒者因大
義諱也有慶父為元凶國之恥也

季氏亡公魯亦昌言與魯為終始然季子世家不載春秋費為
季氏私毫說苑尊賢篇魯人攻邾邾子壽於邾君曰請去寇罷
而後復來也費君之國即在邾之孫城後矣孟子有費惠之趙
岐云小國之君呂覽懼勢篇以勝費公勞以鄒魯公逸楚世家
鄒費邾邳者羅鷺也此四國頃襄王時為存蓋亦與魯同滅于
楚

衣子偏衣喜良司服賤凡兵子韋弁服注韋弁以韠韋為弁又

以為衣裳按此說均服也衣與裳同色雖彼俗矣皆諸侯世

以為衣裳按此豈均服也衣裳同色曠彼洛矣皆諸侯世
子服韎韐之鞞弁服紂衣種裳書亦皆赤色太子申生之服
當仿此若兵亦不用純色故服緇衣素裳元端服之裳
天子諸侯以朱上士以元中士以黃下士前元後黃不雜色
聘禮卿韋弁歸麇餼臣云韋弁韎韐之弁蓋韎而為衣而素裳
彼兵子入廡不得純色兵服也今太子去兵乃用偏衣上下
異色明純制也

公佩之度玉藻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

危涼廣疋將沾涼薄也

袂雖荀子大略絕人以袂反絕以環白霓通諫諍篇臣待於
郊君賜之環書反賜之袂書言明君子垂亦也

龙青皂常奇读以青鞣之奇读与服志祀宗廟祛祀皆服衿
元绛缘领袖为中衣绛袴袜示至赤心奉神也戎子亦贵一心
致慎于敌故祛赤今以偏衣书示皂常也

大布之衣大布之冠雅记注布引作白按祛戾元端服用十五
升布爵并用三十升布皮弁元端皆以布为衣惟冕典爵弁服
用也耳今此衣制盖亦不殊稍麻洁以示俭盖答布之制冠弁
布今以布搔诸麻冕而易以材也

天子新燕心卷土士心天中士心
晋书礼志注云天子用皮弁大夫用布弁士用麻弁
天子麻弁大夫布弁士麻弁天子麻弁大夫布弁士麻弁
天子麻弁大夫布弁士麻弁天子麻弁大夫布弁士麻弁

天子麻弁大夫布弁士麻弁天子麻弁大夫布弁士麻弁
天子麻弁大夫布弁士麻弁天子麻弁大夫布弁士麻弁
天子麻弁大夫布弁士麻弁天子麻弁大夫布弁士麻弁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三

吳 沈欽紳文起學

僖公 高師宋師曹師城邢並列三國各著其勞也春秋錄織芥

三善諸侯能帥師以救鄰國之患以師為重故不書爵

二年 冀之苑病公亦惟君叔服杜解皆死也言冀國往日月冀不

道與師伐之冀之創君實使之以見隣國以相征伐起已伐親

亦有故

為己甚矣按友家弱不能討又哀姜為僖公君身自討之理

然則討之謀之是也桓公所以伯也

三傳不曰旱不為災也曰救災之道後漢書黃瓊傳注引考異

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附比于九月日大驚懼示羣臣禱山川

王在麟曰冀為不道杜氏以皮氏去以冀
言為冀國考之在澤西無信謂有冀
我史記云余武之伐而和之澤天那之冀
恐也入厥於在蓋冀戎自有冀名與
疑為所誤也之冀也

四六過自責紐女竭放下跪位郭都三十人誅傾人三吏
受貨賂趙祝廿九人曰辜立寡人方今天旱野多生稼寡人當
死石姓何罪請以身塞辜狀也

軻及江人英人伐陳高氏曰此方及者死魯及之也蒙上畜人
執轅濤塗畜及之耳按杜預乃因穀梁內師之說然預何以去
畜不以也



借風馬牛不相及服云風放也北杜相誘詔之風高誘呂氏季
春紀注繫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游信北于牧之野風
合之管子傷靡篇借免之時牛馬之牧不相及張世甫游宦紀
同牛走吹風馬走逆風亦是一理

五侯九伯訪旄邱城遂張逆受春秋異讀郭云五侯之為州牧

也九伯之為州伯也一物一牧二伯佐了太子為王官王伯二

也九伯之為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為王伯二
人共分陝而治按太公卒後周以陝以西自陝以東當四度半一
度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也九人者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服
為此解故是天子之異以夾輔之有也鄭說為此按周禮八命
作牧之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于外曰侯是牧亦
侯爵侯也為牧則至佐自然伯矣按孔穎達亦不立鄭學此傳跡
雜引鄭說乃有心揄抑文理不分明故復錄之彼貪常嗜瑣者
為杜預注甚易國記宜之以鄭為煩碎不近人情也
夾輔周室儀禮既夕注左右曰夾穆天子傳左右夾佩注夾
佩左右兩佩詩跋夾輔在左右之辭也此言太公周之分陝佐
治也夾亦通侯禮多上與賓主夾之也釋文夾亦又侯哀十

名黃包茅不入朱鶴齡說官字注
 周正茅而三脊者名曰茅也茅者去聲後有
 房茅字今在包茅茅山包茅者有利而三
 脊
 左傳注平陸周初山茅祀共黃茅
 郊特牲黃茅蓋茵束茅三之注注上
 季下在神飲之故注三指社神用說

十三年己羊傳注滕薛俠穀而趨

昭王甫征而不復高誘注引傳征下有役字唐石經旁添紀年

昭王十八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睦雉皆震喪六師于

浮王陟呂氏春秋音初篇周昭王親將征荆辛伯廢且多力為

王右還及陟浮果敗王及蔡公擅于浮中辛伯廢振王北適又

及振蔡公振振者蓋去之屍也劉忠通鑑外紀昭王南巡狩及

浮浮之壞王人以膠之舡王在中亦膠此舡解王及蔡公溺焉

徼福徼當也徼佩觿徼古光翻徼倖徼古弔翻徼也小道也毛

居正六經正誤徼幸之徼倖人巡徼王徼倖介之音斤傳誤已

久不敢改也

屈屨方言屈屨屨屨也孫愔引字書曰屨曰屨麻曰屨
 屨屨方音屈屨屨屨也孫愔引字書曰屨曰屨麻曰屨

據此之論釋富夏羊杜曰輪列子天陽篇老輪之為履也張氏

此又見一義滅同姓惡之者也。於衛侯燬滅邢見之，則其例
可以類推。此言晉人執靈公，公靈公之國亡，身虜，有以自取，又
別起一義，此以晉之器為可惡也。劫賊殺人取財而分貨於上
器亦不免乎。

傳事亥朔日，甫至隋志，春秋命秣序魯僖五年壬子朔旦冬
至。

親臺當書大傳，王井身入，如鼓鐘，親臺注，栗讀為亞，次也。
親臺口口，為天時占，籒也。大正靈臺，此引服注，天子曰靈臺，諸
侯曰親臺。鄭說靈臺與辟雍同，魯之親臺亦在泮宮。玉藻
皮弁以醑，朝于太廟，以視朝，遂於親臺。袁準云：遂者，遂子之
名，不必與太廟同也。

名不必與大府同受也

不校大戴礼兵篇子曰蜂蟻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救厥身苞
氏論語注校也

輔車相依以正日月其車之載乃乘爾輔正義輔車可解脫之

物蓋如今人結杖于輜以防輔車也特死十過篇宮之奇諫曰

冀之有輓也車之依輔之依車之依輔義同以正淮南人間

訓云如車之有輪杜解迂涉

層亡齒寒莊子眩送篇層謂公齒寒特死在特篇層亡則齒寒

亦為趙策張孟談說趙魏語

藏生監為周書大聚解乃台昆吾冶而銘之望版於乃而朝之

周書曰約職凡大約刻方于宗彝小約刻方于丹圖注云今佐

語有鐵券丹書此舊典之遺言又司勳職大功司勳於其氣注

木功堂傳文王三昭也史記大物字子牙
仲飛王是為吳仲非及武王克殷木功
堂仲飛後口非仲飛周字也君大因而
三乃為周字牙堂仲非周之叔也
皇古堂仲堂仲曰及都左也堂仲都
河系大陽為三堂仲在右也南校曰及
堂仲堂仲曰仲非為吳仲非堂仲仲
仲非之字也仲非為吳仲非堂仲仲
堂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三才于世故堂乃有堂仲之名再治語
堂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仲非為堂仲之祖也同仲非仲非仲非
堂仲堂仲堂仲堂仲堂仲堂仲堂仲

左星志卷之四

大術志云形至子曰不降在形大術不在大

王下例不史注述此曰太仙堂仲大主

子也大術亡言言不嗣以言不降在形

世以杜錄

云貳猛剛也功方於天為又剛於此者以主主賞揭天為職

未見至子

神必授我詩傳播依也

均服振之續輿服志宗廟法祀皆服衮元獨此曰衮紺也士

昏礼女皆者畢衮元注古文衮為衮衮同也因元者上下皆元

也此均服者亦謂衣裳皆絳



天策煇之晉書天文志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前一星曰策

星王良之御策也王天子之僕星經策星西入壁半度去北辰

四十二度又云传说一星在尾後传说主享祝巫良也传说云

天策在蓋策星也传云日在尾月在策日在月西明策星在

方杜預云天策传说星跡謂天良方之文考天良方字此文也

漢書志曰此文均作衮衮衮服黑也均均在字通

宋史天文志云左氏傳天策煇之御傳星也乃是蓋杜預之謬

社園社密都而四時城也朱槿與葉
此釋注社密為社城也

宋史天文志云左氏傳天策燭之即傳星也乃是張杜預之謬

說不足為據

七傳知臣莫若君管子大匡鮑林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

知臣莫若君

洩氏孔氏子人氏洩氏陸四年之洩駕侯二十年之洩堵寇是

也孔氏二孔林子人氏鄭厲公五年桓十四年名語者也

初用致夫人鄭玉曰夫人者姓氏遂至紛紜左氏以為哀姜公

羊以為高媵穀梁以為三姜之辭而劉向以為成風又有以為

文姜公權子之說也以今考之若以為高媵公僖公賢君必不

以妾為夫人桓公伯主必不脅人以妾為妻若謂成風為僖子

望有為父立妻之禮成風死於桓公又於桓公可致于廟若

方社說云天策傳說星跡說天官方之文考天官方字此父也

子適為子而少不與成風胡為而後于廟也曰喪禮所得主人

者于嗣子也其主掃也死者于妻也執喪推也為主掃也祭祀

固推也為主掃矣喪服曰宗子子以左也宗子之妻服何

也宗子之妻以有姑在也與祭故族人各服賈公彥曰宗子以

七十已上知宗子妻得與祭此亦準酌人情愈七十二年為老

不復堪享豆耳是成風之助祭也也若子羊云儀公奉娶

替女為夫人乃在稽之言哀二十四年宗人魯夏曰周公武公

娶于薛考東娶于高自桓以下娶于高皆擇明舊族其秩次

班不可考魯與替亦異姓兼矣之稱見于魯頌必不共奉宗

廟又高于替風馬牛不相及替即嫁也於魯高皆以姑抑抹為

媵哉此極易曉俗情好異不自見其賤耳權奉之言又多是辯

也傳武事崩後兩皇后以罪誅不得配公霍光錄上雅言以李

也夫人配公戾子太子毅果至說已行漢人制度每循經術故

一瑞也

傳書弗致也傳言哀姜四事俱多一物入廟為祀杜預言

哀姜惟不薨于寢故不致致顯與傳違僖公請葬但隱公暴棺

自然不反殯豈以援嗣子即位柩亦之例復口棺于兩楹之間

與君薨於外者比乎為完已附棺又奚為而致之身淫被殺魯

國蒙恥不赴同盟又不可矣杜何所置喙乎

九傳而自余釋詁余身也郭璞云今人亦自呼為身按魏志后

妃傳毛皇后父嘉封侯語輒自稱侯身而史孔觀之傳云江東

愛分美不由身庾悅傳劉毅相問曰身今年未得子鵲豈能以

婦矣見惠是彼時並稱我為身也

藐諸孤呂忱字林藐小兒笑也廣疋釋詁藐小也

凡在長王曰不皇未鶴與某命命系王
答厚佳自設助之手末心小皇種小
之稱

其在死乎未鶴與某命命系王
以今而美在也五死乎君六而法皆
在年皆遠也三在視勇飲耳
未鶴與某命命系王

貞也稱於三祀君復生臣不愧而後為貞

卷之五十五 禮記卷之五十五 喪祭 小戴禮記卷之五十五 喪祭 小戴禮記卷之五十五 喪祭

禮記卷之五十五 喪祭 小戴禮記卷之五十五 喪祭 小戴禮記卷之五十五 喪祭

貞也韓孔難三死君復生臣不愧而後為貞
呂家之利高誘曰呂家之利也

于次士喪禮往次初斬衰倚廡又云倚木為廡立中門外東方

北戶路東方者以中門內殯宮之哭位立於階下西面鄉殯以

廡立中門外亦東方向殯北戶倚東壁為序一頭至北取鄉陰

至先寔之後拉楣翦屏乃西鄉開戶也拉殯立於寢西階也

荀息有子杜預荀息有此詩人至言正義按司馬文正傳家

集荀息論云三婦以長正也荀息為國正卿君少信不能明

白禮義以格君心之尤而遂以死許之是荀息之言玷于然

且未及之亦而不救于已後之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賤

荀息而恥所以為褒也元凱失左氏之意矣

朱熹曰國之信也荀息之信也
是為荀息所以為信也考之外傳荀息
信云云荀息之信也荀息之信也
在而是遂以死許之是荀息之言玷于然
王禮成于息也後儒乃以信不食言
中之不誤也

隍朋潜夫論志氏族隍氏姜姓

軒狄滅溫杜預云滅而居至土地據棄至以賜晉文公狄固未

嘗居之也

傳穀里充以說杜預云自解說不纂按以說詔示討惡之義矣

吾久在外至入也乘國之至何據鄰好何據於參而引自解說

傳夷吾至礼韦昭曰東公燕于飲公夫人賈君故申生其達於

外不引為礼在所葬處以賈君為申生托死也按唐固之說

於礼更切近

若重同聘礼賓於服間柳庭實^設四皮賓李束帛入礼同奉也

此

七與大夫服云上軍之與帥七人唐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

與帥七人往而申生將上軍今七與大夫為申生叔怒藥盈將

與帥七人往而申生將上軍今七與大夫為申生執怒藥盈將
下軍故七與大夫與藥氏揚師此外儲左苗賁曰晉國之法
上大友二與二乘中大友二與一乘下大夫三乘是與在大夫
家卒乘之名大司馬屬有與司馬上士八人服以為與帥是也
賜晉侯命周禮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
之冕服車昭云端委士服也注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王
別注侯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至國揚未賜爵即初
未賜命者不足箋云注侯世子注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
爵命之時有征伐之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去正義云若已
爵命則當服注侯之赤紱不曰服士服世子雖服士服注之同
于正君曰虎通世子受爵命衣士服何撫不敢自專也蓋成周

之隆天子統御諸侯畏威外詔侯雖得世國猶須王命方敢用
其車服呂羊傳云錫命者何加我服也春秋時諸侯不待天子
之命天子亦或賜或不賜而以此為重輕也又云賜命以車服
為正子季受玉者乃將命之飾耳杜預謂所賜命玉并矣
受玉之人駭琬圭九寸而縹以象治淫琬圭六寸使之瑞節詔
侯有治王命賜之使在執琬圭以政命焉此引天王使毛伯來
錫公命為證也此受玉者受琬圭也書於命圭在以玉人王
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諸侯之執圭公守之命圭
七寸諸侯之信圭侯守之躬圭伯守之注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
於執執焉居於守之然則諸侯自始書以來受詔天子世之守
之惟於執執以見王為書大傳諸侯執此受圭於天子年過

以者曰復其主以歸至國有過行者當去其能改過在復之故
諸侯執執畢之還至是常禮也至尋常聘向亦別有玉典瑞
職云瑞圭璋璧琮以頒聘之義云已聘而還圭璋諸侯自相聘
問死然還玉公諸侯于天子之玉亦還于子畢亦云
情於受瑞聘禮賓張執圭擴左入告去器玉納賓之升而楹西
政命以當楹再好是隨國之臣致之君之命再好方受於天子
之使政命也降階再好稽首可知也晉語說東公受瑞子云晉
侯執玉卑好不稽首也其情而不共在矣瑞是玉之通稱典瑞
職注人執以見曰瑞祀神曰冕瑞符信也故珍重玉琮圭節通
解為瑞節不獨命圭稱瑞也杜預韋昭皆近見為書五瑞之文
見此傳有麥瑞之語逆誤似為命圭周語襄王賜晉惠公命圭

云命瑞命也。在侯即位天子賜玉命圭以為瑞節也。下賜晉文
公命書復解云命之服也。同是賜命而所解異。緣外傳敘東
公但言受玉敘文公但言受冕服。至寶波玉時即致冕服致冕
服亦亦送玉但致指為異舉。一見二自可會而事氏極博於
彼何怪乎杜預之淺學也。

十二月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元志姜爰云三月朔至不應食至五
月庚午朔至分入食限大衍同今稱推至是歲五月庚午朔
加時在晝至分二十六日五千一百九十二入食限蓋五誤
為三

傳管氏三世祀也。宜哉注云管仲之後於高沒亦復見東云史
記管仲列傳曰子孫世祿于高十餘世索隱按世本云莊仲產

敬仲夷吾子 子產武子 子鳴 子產穆子 啓方 子 子產成子 孫子 產

記管仲列傳曰子孫世祿于高十餘世索隱揭世奉云莊仲產

莊仲夷吾之產武子嚙之產栢子啓方之產成子豫之產

莊子靈之產悼子季夷之產襄子武之產景子能涉之生

水凡九代也

十四傳子怒止之傳言止公但為而不遺明此後昏也此年曰

止之明年曰歸于鄆兩子可費明

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高誘注惟蒲皮是公毛是訪傳也新序雜

言二魏文侯去遊見路入反表而負勇文侯曰胡為反表而負

勇當曰臣責在毛文侯曰若不知在裏卷而毛在可恃

十五年傳不書朔與日長秣五月至子相隋志劉孝孫推合朔未

朔元志大衍推四月癸丑朔玄受限入合限差一閏今秣推三

是歲四月癸丑朔玄受分一月一千三百一十六入合限

居賈君為杜預云然云次把按傳云娶於賈氏子以始適去人
也預以片云為次把蓋誤但寔驪拒為去人逆預然云先云正
寔

去細羣之子杜云武然云族按然云之子航人申生之難被逐
晉語云驪拒又潛羣之子是逐羣之子乃至異高子與武子無
涉

涉何侯車敗劉炫以為侯車秦伯之車敗武云五字乃子實
就人之詞當依劉說按此亦古詞也秦伯並之免旅占以為吉
而後有涉何侯車敗之語故於不吉而詰之也秦伐晉則秦
當渡河下文三敗及韓之是晉地故晉侯曰寇原若謂秦方涉
何晉侯之車已敗於秦後子保不相屬

河名獲野侯也在地考之族教多林也
臣之持服皆在蒲城臨晉則今考

其中心舍故云發舍字當从芋尉繚子武議篇吳起典秦將舍

不平階亦撲椒蓋之以蔽霜露此發舍之也說苑尊賢篇荆

道拔樹以置亦謂舍於樹下也

免服衰經逆問喪篇冠玉等也不居肉袒曰體也故為三免以

代三注肉袒者著免之狀如冠而廣一寸又士喪禮注玉小斂

衰服眾主人免者高衰也袒以免代冠此穆桓之服當如喪服

女子之適人為昆弟之為父在後高衰期惠之師喪身虜雖未

即死而肉袒凡喪神更事次致哀也問故雜記从柩及哭並

免此同晉侯將玉當袒而哭故以免也玉藻注免然哀哭踊之

時也宋程泰之謂免為免冠之免反以鄭義為尤不若於此傳

作何解也妄矣

曰上天降災 公裁之 此云此下玉惟君裁之左傳文亦在此處

作何解也妄矣

曰上天降災 玉裁云此下玉惟君裁之左傳文本于此後
人妄增耳按釋文言六古本至此四十二字然列如傳叙穆桓
並從傳文有此語孔傳之本仍爾禱奪耳

作妄田舍使表下田三歲再耕之自妄
世受時也曰妄更立也此所據妄田節是
分由稅入之田在易之手所費之眾

作州兵案周官兵荒奉鄉師以掌州共寅荒而已今更令作之
也東云州兵猛魯之作正甲也

遇歸妹之睽此占六只就歸妹上爻寢成睽象其親之否同服
以難為戈兵光為羊震變為難用兵刺羊之象三五有坎象
坎為血之左羊上叔刺羊血也震為竹之為筐震變為難之為
火之動而上至施不下叔筐之實也三五為坎之為月之生
西方坎為西隣坎為水兌為澤之受水故坎夷之澤之僕水則
弱故夷言不可僕兌為至難為火金火相遇而相害故無助也

年六 六齋 匪我白乳六 惟引三齋云 鸛鳥高飛以雁目相擊而

孕吐而生子 色蒼白 好錯 繫傳一曰 鸛一身九引 傳今 莊
多大喪 東云 呂覽 任地 今 茲 美 未 來 於 美 麥 高 誘 曰 茲 年 也 此
與 襄 二 十 八 年 今 茲 宋 鄭 王 饑 乎 茲 皆 當 訓 為 年

方辰物多向空內移多也 亥人左六人
未御雖曰高柱內皆也 亥辰為三南五三
南以別地 據上而據生七人 始名也 信

十七 傳 以 為 太 子 解 紉 鞋 三 人 有 沒 於 子 隆 者 桓 子 不 能 射 置
仲 射 曰 三 鞋 君 老 而 晚 置 太 子 桓 子 曰 善 不 擇 日 而 廢 祀 太 子

蓋 印 此 事



雍 巫 杜 預 云 印 易 牙 按 史 記 集 解 賈 逵 亦 以 為 易 牙 為 雍 巫 字
索 隱 曰 未 古 何 按 按 管 子 有 常 巫 恐 與 雍 巫 是 一 人 欽 辨 按 管
子 小 稱 篇 曰 臣 願 君 之 遠 易 牙 豎 刁 堂 巫 子 開 方 又 呂 覽 云
按 篇 桓 子 曰 常 之 巫 害 于 死 生 能 立 苛 病 明 年 只 有 病 常 之 巫
淫 中 去 曰 只 將 以 烹 日 薨 易 牙 豎 刁 常 之 巫 相 與 也 茲 為 二 書

飛劄曰在年以銅為兵山既徑吳吾三山多
赤銅郭隲性急赤火心三作刀切金為泥
而隲吳身三劍也越隲名若那三谷國而王
銅歐陽子固以為神劍三劍

所言堂巫常之巫與此雍巫決是一人又有信中云至子至有
寤于剡共拒信矣傳于寺人貂上脱易牙耳
十二月乙亥赴辜已於殯長祿十二月乙亥九月辛巳十五日
按礼殯於日出時言於殯明季此常晏子諫上桓弓身死乎胡
宮而不舉齧出而不收

十八傳多以鑄兵說苑指玉篇楚劍利倡優杜

十九邢人狄人伐衛杜云史異器傳至義例趙鵬飛曰狄書人

便文尔為襄五年戚之會書吳人鄭人蓋不巧曰吳鄭人也叔

十四年向之會復書吳而已今狄兵邢伐衛書人至二十一年

狄獨侵衛書復書狄而已按穀梁善狄故言又能伐衛進而稱

人此最不通春秋之方假以褒狄為務哉胡安國復竊云說至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襄公二十一年 是狄之心者也

刑也杜注云
刑也杜注云
刑也杜注云
刑也杜注云
刑也杜注云
刑也杜注云
刑也杜注云
刑也杜注云
刑也杜注云
刑也杜注云

是此之心者也

二十執宋公以伐宋杜預云為諸侯所疾故終見眾國共執之

文按宋襄雖寡淹中夏之上公也楚雖強大荆山之靈夷也為

云楚執之公為禮亦且邦羞俾強果且未逞聖人扶陽抑陰不

與楚子之執宋故不言楚此公羊之義說所從也杜預於大義

全於懷之

楚人使宜申來就捷經曰使公有使之者矣使之者紀楚子乎

吳陸曰稱使公次是來魯豈有不稱君命而私交乎杜預說不

稱君命行禮故曰楚人此闕鼠穴而昧原莊也經不言楚子者

亦惡楚也魯夷志於夸上國由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以

陪此

此處有模糊的印刷文字，可能是另一頁的內容或校勘記。

傳修城郭服云國家凶荒當道之國乘而加兵故修城郭為
守備按民報于食故修土功給食稍食亦救荒之策若宋史趙
抃於越州下令修城使民食有力是也

二十年祭於野者野祭亦如禮周志諸葛亮初亡百姓因時節私
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苗上表曰桑榆止於私門廡象
闕而奠三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祀所以存恤念切述追在昔
者也周禮大祝職九祭二曰祈祭鄭司農云祈祭義之道中為
今祭殤無主命又男巫理祀理祈杜子春云理祈謂祈祭也
封禪書注李奇曰山阪曰祈索隱引李奇曰三輔記山陵間為
祈也是野祭即古之祈祭漢書五帝紀止禁巫祠道中
大司馬固諫曰復武曰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詞以諫

大司馬國諫曰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國諫堅詞以諫

楊子魚為左師不為大司馬晉語之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

善是此大司馬固矣顧失之

司馬曰即大司馬固省文耳杜預語子魚又如此也

門友職焉門友即門子也知大友之子弟漸以名危之三漸矣

襄九年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

教後可也廣雅釋詁僂疾也周語戎狄冒沒輕僂注僂進退上

下並列也

二十傳策名委質傳遜曰質古質字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

者皆以雙兔之皮晉語臣委質程程之技事昭注質質也士質

以雉是凡言委質皆委質也欽仲按春秋委質之字並因置音

士相見凡敵在再持送質早在奠質再持不執授若指見於

君執贄至下宮彌蹙訖訖委贄在委贄於庭不敢送於君前也
聘禮賓親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入门右东上奠幣皆是奠禮
地杜以贄為形體委為居膝於典制毫毛訖訖郵信甚矣
祀夷也祀自同夷不勤職矣故天下默以夷狄之爵劉牧曰天
子賤之也杜預謂仲尼賤之此何異何休之進牒侯薛侯以
於魯乎

不然書否按此說未同盟之人亦不當名故不赴名不書也
若已同盟雖不赴名策書固已書之書名若不當之書致經
中書有未同盟而書名者同盟而不書名者杜解此句謂同盟
而不以名告顯違傳例貽誤後學

以子安之晉世家重耳為高凡五歲

浴者而親之概寬西以獲語云同晉公子驍勇引親能向其保

男女同姓二句厥文或曰性之言言也天地之化者物不生而別生故殊性言男女同性其生不蕃而子產云內官不及月性至生不殖是言不和同性在相但防掩之以戒慎也

浴薄而親王抵寬西侯禁語云同晉公子駢脅引親跪向其僕

浴絕句按晉語云設水薄而親王侍意不化薄近之義月令曲

植蓬蓬注出薄也方言薄宋魏陳楚以准之間謂之苗自閩而

西語之薄薄書賈誼傳惟薄不修皆此薄字准南人同訓高誘

注曹共公同重耳駢脅使袒而捕魚呂覽上設薄而親之此也

垂簷薄以水窺其闔然迫親在較近人情准南注與晉語足相

証如釋文亦謂國語云薄簷也杜典韋昭因解為迫近死也

波及晉國韋昭注波流也按波與禪參同禪益也

辟君三舍呂覽不廣篇注軍以三十里為一舍穆天子傳五舍

至于重璧之羞注三十里為舍也

奪匪沃盥韋昭注媾禮媾入於室媵御奪匪盥按昏禮家此文

本經曰此盟也且既盟以俱手備酒
贏三卷之六所西也李運天盟也

蓋降禮也少牢禮宗人奉槃東面於庭南一宗人奉匱水西面
於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於槃北乃沃尸盟於槃上士奠禮
注槃以盛黍水為淺仔人也然云沃盟之次匱水錯於槃中執
匱在匱口沃盟者王手得水受以槃沃畢乃授以巾

免而揮之郭璞云足注揮振去水特牲禮注尸首不就洗又不
揮趾云有巾故不揮也此以子揮在蓋未授巾也故鄉飲經禮
云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注云沃洗在主人之羣吏注也
以子洗爵亦自有脚者沃洗亦就懷羸子不得揮至不授巾自
揮手使乳也

以降一級而尋子以合大交禮以降一也尋曰寡君許子雖將
好與也注賓禮降成尋再好稽首聘禮賓降尋幣以降一也尋

栗階升既命降好以尋升再好稽首受幣是禮賓至以敵賓必

好與也注寘孫降成子再持稽首聘礼寘降孫幣子降一也孫

栗階升睡命降好以孫升再好稽首受幣是礼寘至礼寘必
降好以必降孫也孫者孫至降好以孫至稽首杜云孫以子稽
首發言至不謬也

二十天王去居于鄭以羊言不孝杜預反之故孫至蔽于匹夫

三孝自絕于周然侍歷著富辰之諫見至喜然至常動也失度

女禍也於内寇戎與於外職至自取也曰去居見善乘之至失

按礼常自治殃咎礼孫蔽于匹夫之孝也先后必何之語乃至

飾詞當時襄王力能殺帶乎

侍女中宿玉釋文云或無玉字按婦礼书至玉字

置射鉤而使管仲相管子小匡篇桓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

鉤殆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妹曰彼為君勅也

有言中未觀對曰按何國云豈與命主五
色休明其水入中國名為河也工之投登於
河曰有為台也

豎頭漢辨符外傳十里見漢盜重耳賢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
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

以婢隗為內子而已下王按以盾為嫡子固然以婢隗為內子
公桓氏之意特以相推而未必遂至子耳宣二年趙盾稱趙桓
為君桓氏固以趙桓為嫡女矣

公子士洩堵俞繇殿卒考証云佐本讀也公子士洩然

狄固貪恠楚弱王逸季向爰財曰貪者食曰恠一切經音義楚
又也恠恠二形按賈子新書傳賤為餓而恠方言晉魏河內謂
恠曰殊楚謂之貪恠即恠

王御士將禦之用良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御士蓋即虎士若
為杜預云十二人之禦士禦秋何益又周禮奉牛御士之官杜

此指盖太僕唐有御僕下士十二人尔

礼聚鹖冠逸周书天文者冠鹖服未有建菁冠记曰天文

者冠述书地在腹纳子臧鹖冠是子说苑穆文篇在天道左冠

鉢说文鉢長准甫道雁刊古其替而戴之木注云天文左冠

警扱木为述之脱字警又鹖之误也史记赵武灵王以胡服曰

却冠秫结大吴之國也亦述之借鹖述同参故省文耳陆佃埤

雅鹖一名述以燕云天将雨之象也或说之箭翠子臧之病左

礼聚不为礼法之服

有丧礼于丧大记君好害以國害夫人以好害以夫人於堂上

是故侯好寅之法也宋为二王後得以寅礼待之嗣天子以好

之也

浙

礼本于御士之官社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四

吳沈欽紳文起學

僖公二年楚人圍陳杜預云子玉稱人從告按此亦楚楚而暑其
 勢耳至桓文之伯歇楚日駸之志凌上國聖人亦不能不隨時
 事而好至名位春秋之法大易消長之機也
 公會衛子莒慶孫覺曰衛侯稱子衛文公卒未踰年也惠云杜
 預為葬好喪之邪說於此而窮故也遁詞揚預以傳言修衛文
 公之好故借云述父之志夫述父之志美子也何以反稱子公
 云降名者子以善之而降名為善也杞滕之降魯為子甯是有
 善可稱其支吾閃屍不過引護至短喪之說耳按白虎通云父
 歿稱子某在在于尸柩也為葬稱子某即當之漸也踰年稱公

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忘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
君故跨年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王
心未忍安吉也以上以羊家義又曲礼疏準左傳之義諸侯薨
而嗣子即位凡有二時一是始喪即嫡子即位二是跨年正月
即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存喪而見于天子之命王嗣列為
諸侯之位是三傳諸家均無先葬存喪之事也
傳王享醴釋文石經立此此享之醴為初見時多祀合饗也大
行人司儀及聘礼亦為後人因杜注混淆故奉逆改享為饗
請隧喪大记凡書用總注書周礼作窆之下招礼惟天子葬有
隧禮云云只室祝皇碑注云言祝在時僭天子也皇碑斷大木
為之形如石碑於板前後四角榫之穿中于間為鹿盧下棺以

為之形如石碑於後四角於之穿中于間為鹿盧下根以

繞繞天子六綵四碑亦後為重鹿盧也為鄭此注也天子亦用

綵知窆也按周禮人職及葬帥而屬六綵及窆陳役鄭司農

云窆謂下棺時遂帥職及窆抱磨鄭司農云抱磨下下車也按

磨即鹿盧也玩周禮亦是知窆是遂道故賈疏于遂人鄉師下

並云陳役者天子亦六綵四碑背碑挽引而下蓋秦漢始有叢

道賈逵準時子言云鄭注喪大記偁用賈說耳韋昭謂遂六隧

也周禮天子有六鄉六隧惟天子有隧諸侯公采也然魯人三

郊三隧死亦遂也蓋不曰六隧耳

趙衰以壺殮從徑狝外儲說趙衰作箕鄭擊壺殮而從劉炫

于此傳改徑為徑說經歷飢餒屬下讀

二十五年為楚乞師按自有乞師之役中國且假命於齊夷而楚乃

六年

儼然圖伯美春秋著之為履霜堅冰之戒孫復曰古者惡魯不
能內脩戎備而外乞師于夷狄

傳室為舂磬服云言室屋皆普檟檟椽為在舂磬孔鼂曰舂磬
但有楠木覆椽國語作磬車昭解與服孔同又文王世子云族
有死罷磬于甸人鄭云舂繼殺之曰磬以香物而死曰磬與此
舂磬義正合

以其不臣也注言其不臣子周室攝楚已僭弼室復有昔周之
心此云不臣者以高宋不肯受子楚耳

又何以祀焉攝此變之屬楚失勢也禮惟王者之後不為攝封王
君廟王制疎以高格去之君祀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高之
左傳宋祖事乙是也欽辨攝二王後不祖攝去之君以書國之

義原為王先代之祀若以攝去之君為祖則五世後王者之祀

義原為王先代之祀若以格書之君為祖則五世後王者之祀
何絕好不為格書之君廟也若諸侯之支庶而有別書在則同
別子為祖之義甚於也喪服傳曰子子不曰稱父君只孫不曰
祖諸侯此自卑別于王者也以變之態摯論之雖居嫡長而不
傳重必義同支庶身不曰以態翔為稱之子亦不曰以態翔為
祖也喪服傳又云若子子子孫有封為國君者書世之祖是
人也不祖之子以變論之態摯率以子又是格書書變之後世
固世之以態摯為祖矣于祀死不曰旁祖替之祖又不當捨變
自主之祖必變之不祀祝融態摯又曰責于劉敞曰替祖鬻融
變祖態摯是不曰祀在也諸侯之祀至過其祖者變子可謂若
于義美是亦人亦有見及此在然變之當替及也態摯不能正

誰引古以抄之蓋祀爰廢絕何于荒慢雖承其制而莫能言其

故矣

二十富侯昭享富世家孝子平弟漢毋南子子開方毅孝子子

而正是為昭公

楚人玉圍宋杜預云古人者恥不自志以激者告按稱人者獨

然也傳明云楚子杜預免預楚王兵赴告之體可稱至君也

者歎孫復曰陳侯蔡侯鄭伯許男不同敗者四國之君雜然皆

美園中國至賤自見

公會諸侯盟于宋亦惡楚而不引斥之也張洽曰春秋書公會

諸侯于舊于宋皆楚子為會註也然就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侯

以信楚王罷必待考而後見春秋之微婉蓋可見矣

共後曹剛云免夫孫也子我孫也孫也
言憂孫而不免我孫也孫也孫也
張洽曰改史而杜愛任之相救據為楚
人圍宋也後曹剛云免之而免是
也

傳與三人耳說文朕軍信以夫與耳也傳書協快傳原涉因祖

此世世王祀必待考而後見春秋之禮推蓋可見矣

傳炎三人耳說文朕軍法以矢炎耳也傳書游俠傳原涉肉袒

自結箭炎耳演繁露司馬法曰小器朕中器刑大器劉

吾不能以入矣言法重敗死不復再入國門也孔穎達語必不

能入亦敵死也

作執秩以正其長辨孔子菊面篇郭偃之治也父公有貴

一戰而霸管子幼官篇玉善不戰至次一之

二十利之說文君殺大夫曰刺之直傷也

楚師敗績杜預云子玉及陳蔡王師不古楚人恥敗告父累也

揚子玉帥將即楚師陳蔡以偏卒屠故揣言楚耳楚能恥敗晉

獨不能夸勝乎親其解經如小史美胥吾至不可喘矣者

傳稱舍于墓用及墓大夫職令國人族葬注古在華氏墓地同

受歷至外十九年矣朱辭對曰按受世
家重身自少壯至年十七有受至五人
殺身即位至再年二十春秋時年四十
三傳皆年六十二注全馬史不介

受按史記田單守即墨亦用燔墓之可以激怒其眾也葬國控
族葬也

三百人也曹風雅人詩彼之子三百赤芾序曰共以遠君子
而相近小人為

且曰然狀杜預言乘軒者責功狀也按晉語文公誅欽狀以
伐鄭注唐書云誅曹欽狀之器還而伐鄭欽狀即駢骨之
狀責之器也惠云先責至用人之過然後立至欽
狀以示恥也

距躍三百出踊三百郢寶曰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必
先真而後放不曰橫而曰出陌狀阡陌之陌三陌蓋踊躍之度
欽辨按序書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超距也呂覽商

朱彭曰喪礼有三踊之文踊蓋以三為
節雖六踊也魏準以喪礼自受示即
死於父之屋而舍之稱三為一讀可注
神廟亦稱三孝蓋勉力為之有作三
百之於此也

威節末野程以漸見莊公侯之鉤百而少及為司馬鬼莊子注

以重路異姓以象路服也衮也鷩也毳也鄭此注約中車及司
服文言之以侯氏中有同姓異姓及公侯伯子男之異也此大
輅之服也重路衮冕也衮冕者以雜記云復衮侯以褒衣冕服
爵弁服注褒衣始命為衮侯及於親見加賜之衣也褒極進也
晉是侯七命卒在鷩冕今王所賜固在鷩冕之上王制所謂三
公一命卷者有加也賜也謂侯伯亦有服衮在皆是加賜也制
也孔疏謂文公所賜是鷩冕服也以其晉侯有武功益賜戎輅
公革路韋弁服也車輅之制畧見於續漢服志焉
受策以土紫冕獨斷策長二尺下附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
以命衮侯王三公按古制大畧亦如此親禮諸公率篋服加命
書于左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是右侯氏升西而立太史述命

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太史加方于服上侯
 氏受是君常執錫皆有命方今命晉侯為方伯方有加策可也
 凡執印由史讀之
 去入三執部實曰拾見而見一執也已去而尋二執也享醴受
 策三執也按部說也當飲楚信之時執禮禋冕墨車以朝
 一也受策之後持命于王二也聘禮會饗之後持礼于朝三也
 至三享即左拾執又天子執饗意在待賓不主于執皆不與焉
 受策又于飯不于朝也
 瓊弁玉纓王制疏引服虔云瓊弁玉纓馬飾也按獨斷云金鍍
 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為玉美形在馬髦前繫纓在馬膺前為
 索帟文選西京賦叙車馬云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駁戴翠冒

倚至較璿弁玉纓道光儵爚薛綜注弁馬冠也又髦以璿玉作
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公璿弁即金鑲左髦亦故云又髦續志
注好虞曰至為馬又髦文刊本誤宋書禮志至為又髦插以翟尾
蓋或以至或以玉至歸不一也宋史典服志玉較六馬浮人學
有師承也瓊弁玉纓為馬飾瓊多矣杜預陋學乃至附會及
弁耶

風于澤郭注贊誓馬牛至風之走逸王鳴盛後漢書曰牝牡相誘
為風因風而走逸者多也

亡大旆之左旂政設左軍之旂也車攻傳云褶纏旂以為門
大司馬職以旌為左右和之門以叙和也注云軍門曰和之門
旌以為之叙和也用次第去和門也大旆乃軍中可建今之坐

蕭旗隊以設於云建牙也以大旆為表也設於後曰馬建旗於後

禮記卷之九和書用改第去和門也大禘乃軍中可建今之堂

燾旗隊以後也云建牙也以大禘為表也

表之中也別以禘旁叙左右今之左禘置於中而於表言之

故曰亡大禘之左禘

富武子為輔為弔侯相祀文王世子注輔相也

祀也

士崇為大士晏子內篇為玄掃獄訟之不正乎也秦士子牛存

多此大士當音取

且使王狩杜預云自極強大不敢於周喻之去狩按晉侯於王

之喜以為於京師不過述職之常不足以彙動諸侯故以假

王靈以傲方岳且省王芻秣之費耳豈謂強大自極也王數極

溫引兵入都人情震駭之以乎果令晉侯有解極之心王有畏

天子狩于河陽言此地也朱鶴齡曰古
有巡狩之禮王狩而諸侯助則其在台儀
也若思狩之狩也云此實地耳

傷之勢則仲尼不僅謂臣古君不可以訓也杜預解經荀况市

儉鬼黠之說也世塵難之心將誤後學多矣古者延飲賓皆

曰召澤書司馬相公傳卓王孫曰臨邛今有貴客為具召之并

召令賈誼傳今富人太愛嘉會召者召也賈分職篇令召者召

酬注召請也鄉飲酒禮主人速賓注速召也淺學之徒但云君

命召之召耳

九年傳問之而信列子美事篇今東方介氏之國吾人若之解

六畜之語在蓋偏之所得張湛注引此傳介葛至子

三十刺殺至大夫元咺及公子孫杜預於元咺復歸言國人與

元咺此死被殺又云我國人訪此亦後自相矛盾由至胸中在

是死之心理文起義耳為春秋之義方元咺之復歸惡之也刺

殺大夫元咺皆言器也何者刺侯曰器於伯主惟儀士奔國

殺者大夫元咺當其器也其在兩侯曰器於伯主惟懷士奔國
就其國矣賴元咺輔妹武彌縫其闕而後歸之而相殺妹武咺
之義不可立于汙君之躬矣計惟竄身他國沒齒不言則子寧
就養懷退養之道哉諫不及此乃悍然詔其君若質首之讎乎
逐一君復立一君國之大命在吾掌握君之廢置殆如奕棋徒
知世之晏然吾不料義之不可而及人在人亦將及己也身
被屠戮不亦宜乎公子珥塊於人上蓋三國之材因人之安危
以為禍福元咺殺也亦不及之而已矣不稱君則侯及國莫敢
指之為君也

晉人秦人圍鄭杜預云為使承在圍鄭故稱人惠云使承言晉
侯秦伯言圍曰晉為人主死伯討也家鉉翁曰蓋霍泉之會不

夜能而考及秦伯曰孫子之說而難張魯
善用兵在或問世居成周史文據佳相
雅武松後因在庚國趙而區區然陳
平問楚亦無意此居居相難也秦考
相合侯部燭之古能進出漢秦伯退河
此武據相難也

玉是以將至貳于楚去年會溫然今一不預會即加之兵
秋是以賤秦伯苟去義之不可當相承俱去不當私及鄴
舍王從歸俱賤而人之

侍有昌歌歌支式曰歌字誤玉篇凡歡祖敢切菖蒲菹也
欽紳

按釋文凡歌結亦將之引說文云歌感蒙也此昌歌之音相

侍為左義反不云其所由按玉篇歡子合才六二切嗜歡也又

祖敢切昌蒲菹也是歡為菖蒲菹亦此正文嗜蹶二字乃是歡

耳呂覽任地篇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注菖之蒲水草也陳

荏菹本字白菖即今之溪菹也一名昌陽生於畔人亦呼為菖

蒲即覽十九九說苑曰文王好食昌本菹按神龍子難四文王

嗜昌蒲菹

白黑刑益周禮邊人執於子子邊白黑刑益注福曰白者日黑

白黑形鹽周禮籩人執如子之籩白黑形鹽注福曰白黍曰黑
 葉鹽以為虎形謂之形鹽此如子謂二裸後尸入王初致后亞
 致於薦之籩饗賓也如踐之名以少牢饋食下篇準之上三致
 後尸去後去迎尸主人酌致尸掃焚去執白黑以授王掃注云
 大夫食如子而用之饗尸亦魯大夫之禮然饗賓先用饋食之
 豆籩玉致饗畢復用如子之籩饗賓也特牲少牢之次亦致
 稻黍黍蓋八珍中之二也內別黍熬蓋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
 膏曰淳熬淳母蓋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此注淳沃也
 如淳曰模之象也作此象淳熬蓋黍飯亦熬亦沃膏不可並名
 淳熬故異稱曰淳也白黑二籩即至物在若使食是稻黍在
 入籩蓋為饌不當在籩列又以薦尸享賓必是滋味之美且此

福柔郭注儀禮並云熬者土是厚熬厚也其刑鹽公鹽人職
云共寘各有明文

三才猶三禮大宗伯疏異義按古者六宗天地神也考考謂

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宗河海日月星辰陽宗

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也天文禮祀

祀地也地理禮祀春秋魯郊祭三禮言郊天日月星辰河海山

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至分野星至中山川故言

三望郭義公謂六宗者山川按虞書六宗言禮山川言望按大

司樂云東按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注云四望五嶽四鎮

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歟郭意以四

望祀四方故言嶽瀆等又以大宗伯天神之祀地祇之祭四

望是地祇而不云祭故復言司中司命也然下又有東觀漢記歌

禮是地祇而不云祭故復言月中司命昔然下又有素蕤寢歌
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也四禮就山川明矣舊唐書禮儀志冬
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眾星
並皆從祀通典開元二十年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丘岳鎮海
瀆山川林澤邱陵墳衍原隰于內壝之外各依方面是天神之
類附于祀天地祇之屬附于祭地古今不相紊也然此三望蓋
日月星矣

三十人及狄監杜預云不地在就狄座帳監按狄免受中國
自有土地之所撰毳幕能處其安置乎不地者史偁夫臣
傳將殯於曲沃杜預云殯窆也按窆是墓下棺之名殯則散
塗西階釋文窆一本作塗二字是也禮殯于路寢而葬時於廟

曲沃宗廟訪立就被殲亡以便於廟元和志晉文公墓在絳州絳縣東二十里
勤而年訪必有悖心若去師時而以訪為子也鄭六自有問謀
傳者為患重漏洩勞師于不亡訪往公軍士必將怨懷管子制
分篇安以公羣卒困

且行千里至誰不亡出師千里必有爭鬥訪過且受大國不敵
犯小國不足貪也鄭六自亡敵意在我也元和志鳳翔為東至
東都一千一百七十里東都至鄭為二百八十里管子制分
篇小征千里稱之
召孟明西乞白乙呂悅先設為蹇叔有子曰申其祝高誘曰申
白乙丙也祝孟明祝也管子報傳皆云百里奚與蹇叔哭其子

世族譜以為百里孟明祝也百里奚之子

白乙雨也祀孟昭祀也据子毅传皆云百里奚其蹇排哭其子

中书尔墓之木拱矣朱鹤曰观此语

知吾人宰家之本皆生自杨之祝失即

取此墓四年信垂焉为已杨之祝于南

圃东门之外注云班目为祝也

必不致风也通峭在安岳县地也

峭西峭地而安岳曰凡举兵伐敌而

峭之地乃必先书之制师偏安守守步

固锥十里之志可以赴我者兼林和者

人而峭也于峭之亡地也陈杨料与环

固兵之日必得是也我日也之若据腹度

峭日皇公至马陵日也

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何休曰此道险

阻隘勇一人可守日松文王曰驱驰帝

在避风雨也

跡世族譜以為里孟昭祀也据子毅传皆云百里奚其蹇排哭其子

夏后皋之墓也祀年事昊一作皋左位三年子董左位七年子

癸一名桀通鑑外紀孔甲崩之子皋左位十有一年

所避風雨也通典文王避風雨而受即东峭山左夏后皋墓北十

里許渚射務道于嶽峯山南左夏后墓南可五里曹操更開北

道即復喜秋時舊路也元和志三峭山又名嶽峯山左何南乃

永寧北二十八里自东峭至西峭三十五里东峭長坂步里峻

卓絕間車不得方軌西峭全是石坂十一里險絕不異东峭明

統志在永寧北六十里

三十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穀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

以灼者告東云君師師而以灼者告是理也據杜預孔異

于

以穀兩家之妾坐晉器而不以存理也陸淳纂例云淳問于師
曰晉文公未葬晉襄用師不書曰子而曰人何也曰諸侯之孝
在乎保其社稷而去其民人者也晉為盟主諸侯服之久矣秦
不哀其喪而襲其同姓若不能救其先父之業墜矣故聖人為
之諱至以權廢禮異乎匹夫之孝也十五里不親身討志里也
傳在禮公脫脫當為悅惟荀奉經訓至行悅而順注悅簡易也
晏子內篇至動也悅順而不遂親志王粲傳禮弱通悅製招之
曰通悅者簡易也脫乃悅之何借史祀禮公凡禮始于脫荀子
禮論又祀為稅
乘韋先稅聘禮之乘皮
且使邊告于鄴管子大匡篇三十里置邊委馬注今之郵驛也

且使遠告于鄭當子大匡歸三十里置遠委焉注今之郵驛也

續典服志驛馬三十里一置官悅悔過篇遠使矣施歸告惟甫

人問刊作蹇他注云弦高之黨

脯資饋牽脯資當為斧資旅九四旅于爰曰至資斧九家易曰

資財也王弼曰斧斫以斫仔荆棘以安吾舍者叔以此為名館

新項下言饋牽此不當及脯也

必伐秦師說苑教慎篇羞小恥以搆大怨貪小利以忘大眾幸

秋有至戒晉先軫是也蓋指此事為秦晉搆兵之禍

晉於是始墨杜預云後遂常以為俗引支武曰喪子有進若退

已墨如不復反後遂以墨為常如失礼甚矣據晉于是始墨在

預自有喪葬通有兵戎盟會之子遂援此以墨衰信子死頓居

常不用衰麻也闕子要領而服子叔曰君位之死也臣以之礼

也晉雖失礼不至於杜預說也程說失之
素服郊次司服職大札大荒大裁素服大司馬職若師不功
厭而車至車部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礼引
此傳按郊次出舍于郊也

不替蓋明孤之過也不置蓋明去師之役為己之過

白狄子杜預云西河郡有白部故世淳末白波賊之遺波部參
特耳史記灌嬰傳斬胡白題將一人服震曰胡名也符堅亦謂
鮮卑為白雲金靈苗亦有以白黑名在

襄公以三命王制大國之卿不過三命

一命之卻缺為卿王制大國下卿再命典命職以三卿三命至
大夫再命此云一命為卿在蓋以士秩試守也淳宗太守二千

石亦有以六百石八百石位

大夫再命此云一命為卿在蓋以士秩試守也漢制太守二千

石亦有以六百石八百石任之在

亦未有軍以五軍帥見有人都

以為高節家銘曰天王聘不往於國歸父來乃躬披而加

賤而義自見矣按信文雖不著是然連類觀之自足悅人施

元之注藉詩載蘇公答張嘉父問春秋學云此書自有妙用學

者與能領會多求之強求中乃近信家法惟正昭該至用冰

火辨飛以假學在自得之蘇子誠至言哉

奠僖公後作主劉原父曰當以後作主為一句

卒哭而祔士喪禮下篇卒哭明日以卒班祔注卒哭三虞之後

祭名指於夕之間哀至而哭至此祭止也於夕哭而已祔卒哭

之明日祭名指所祔卒哭在止祭時之哭為於夕之限以孝子

思慕之心至窮而一時之序已過若復終日泣血恐其不能勝
喪也杜預免創免喪之論孔穎達附會之而云天子請侯於此
好喪全不復哭公用之經獨為士庶人設忍矣哉
特祀于主士虞禮注凡祔已復于寢也免祔主及于廟練而後
遷廟跡云曾子問云天子祔於寢也免祔主各反于廟今祔于廟
祔已復于寢也祔祭訖主及廟相以故引為證也服注云特祀
于主祔左寢亦然惟祔祭與練祭在廟祭訖主及於寢至大祥
與禫祭自然左寢祭之扱出礼跡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
宮謂舊殯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于祖廟門左埋重重雀
靈恩云大夫士主以槨布祔之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
也鄭注檀弓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也虞已有主

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左傳說公羊在於奠日中作

也郭注禮弓引弓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知以虞已有主

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禭傳不同在桑說弓羊在祔葬日中書作
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同皆是虞祭保身然後
凡主以凡主之靈虞近故弓羊上係之于靈謂之虞主也主為
祔時反故左氏按祔而言故云祔而凡主按此類遂取調信
兩家之說然弓羊義就也禮弓云葬日虞是日也以虞易奠卒
哭曰成是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又云虞而主尸有几筵卒哭
而禭生子畢而鬼子指已蓋亦此皆以生時養禮至卒哭後指
鬼神祭之勿也卒哭方凡主有主以象之祭之方成故曰成是
虞祭之時通不用主何得云虞而凡主乎又左氏云義卒卒二
主桑主栗主出于弓羊穀梁二家蓋以禮弓曰殷練而祔用卒
哭而祔以祔時不同主亦不了沿誤謂祔練逆宵二主身又推

左氏特祀于室之義也。禘祭之後三年喪未畢，並在正寢而節
注：禘祀云練之後遷廟，雀靈具以此義入三祀。義宗孔賈並援
穀果為穆然。楊士勛疏云：此雖為練作室之，左十三月壞廟
左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之，即易禘以互相
繼故連言之。祀設也。主壞廟時也。同。或以為練而已。主之時也。
易禘改墜此。傳云：在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
是說穀果在不以傳義為然。何休曰：羊注但云期年練祭埋虞
主于兩階之間，易用粟初不用粟。言便入廟也。言穀二家共此
傳亦無乖也。

燕嘗禘于廟。士虞禮疏引服注云：燕嘗禘于廟。左三年喪畢，遭
燕嘗，必以祭皆于廟。子孫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

為越節而子鄭注為子問。惟嘗禘宗廟侯去也。又為子問云。

燕堂書以祭皆于廟子孫王帝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

為越紳而以子鄭注為子問惟嘗禘宗廟侯吉也又管子問云

士之所以異在緦不祭於祭于死在卒服也祭於三年之喪

天子諸侯不修時享可知矣通典二十喪廢祭議晉武事咸寧

五年十一月弘訓羊太后崩其伯宗廟廢一時之祭賀循祭議

云喪在不祭之者多故也至義不但施于生人亦祖祢之情同

至哀戚故云于死在卒服也祭也欽紳按服至服以稱至情

也孔子曰緦不祭曰助于人緦之喪至輕也祭至祖祢至重

也猶不許飾情而從者三年之喪雖服有變好然哀毀未復哀

經未好何能改莊致之宮被弁冕之服忘新哀而修舊禮乎故

服未終而不祭不必為祖祢措思也實生在此不堪為也故閔

二年吉禘于莊公傳識至速以穀二傳識至未畢三年而吉祭

此天下之通義也。不肖所共也。杜預獨創反常之說于此。傳云
 免牲祀于寢。宗廟四時常祀。自此舊也。夫宗廟常祀。非吉祭
 乎。孔穎達遂從之。故至疏。王制喪三年不祭。勉强敷衍而引
 杜預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據從。未。經。傳。一。概
 抹殺。獨奉杜預為金科玉律。至毒。休于未。茲。宋。儒。遂。漫。然。曰。杜
 氏。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子。之。說。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六杜預子
 之。與。左。氏。乘。連。預。乃。左。氏。之。罪。人。羸。人。不。食。及。後。物。玩。并。及。膏
 左。氏。陋。矣。親。服。虔。之。解。其。左。氏。先。師。之。旨。夫。亦。可。愧。然。悟。矣。
愛達義
典服同
文以
 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元歷志姜巖云。二月甲午朔。癸亥
 三月癸亥朔。入官限。大衍。亦。以。為。然。今。歷。推。之。是。歲。三。月。癸。亥

朔加時在晝古交分三十一日五十九百十七分八厘限共四

秋正礼由累而移故孟以賜于亦西乞著于後不緣其然也

詔天子之命卿大夫宜申詎是天子既命臨又詔備卿礼

乃成者卿秦王卿礼不備故孟以雜執改而不成卿礼究至不

成卿礼王由於預幸由去之礼王迷惑豈不可憐

丁丑也僖王王世既緩也王也杜謬曰十二公也王祔廟未

嘗去之今去也僖王王必有此識也

及晉受父盟傳有明文杜預之言明也備胡安國曰言受父

之族也特為魯諱實責晉也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稱人在惡至兵連禍結等已也于秦

自若就孝秦也

傳禽之以從之乘振睥死斬囚之有逆逸復追禽之何追從之

車言其趨捷也

勇於害上不望于以望周書大匡解惟十有三祀王左管用大
匡勇於害上則不望於以望
死而不義壯勇也周書寶典解死也干武

說上不亡我點而宜乃亡我矣言指之點人說我居于上之不
也今見而不義也吾見點也宜彼點之者直知我矣

書士穀地也杜預謂士穀死卿以士穀能地卿子故書按
莊六年士穀為大司馬杜云卿也此言司馬獨宋之大司馬大

司寇亦稱司馬司寇魯孟孫為司寇于當時皆為卿也此一
矣晉之任用三軍帥皆以次而升六年夷之蒐將使士穀將中

軍使士穀為卿何能越次為中軍帥傳言地也其在後士穀
見于經之故亦當上受父監言其子與受父異也杜撰加肌說

陸氏為謝諸成于晉執此說以說經文
士曰此段文字所說我語之在也執此說者
成也注也

見于經子故亦第上受父監言其子與受父異也杜撰加肌說

以誣特

文武不先不空此皆論合會時位次鄭注王制云夏在太祖廟

臨引禮緯云夏多太祖宗禹而已禹不先鯀在鯀親未盡也親

吾則鯀在神祫之列矣此唐仲子殷以契為祖湯固不先周

以后稷為祖不空以下皆在合會之列故文武不先而先之跡

於此悞也

宋祖事乙鄭祖屬王宋二王之後不以拾書之君為祖故祖事

乙也鄭拾書五畿內周禮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注云王子弟

公王孫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會子見及及鄭因此有屬王

之廟相沿夫之

廢以國惠云廢家語作置王昌曰六國之名奉在此國文仲置

析

三以稅以者故云不仁廢典置古字通曰羊傳云其有廢其
三考鄭志答張逸曰廢置也

妾後蒲史記以儀休傳為魯相公若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
其家絺布好而疾去其家掃燭其機云以令農士工必於讐
其貨乎

作龜冕王角曰蔡天子三守龜於文仲所宜富故曰龜冕揚天
子諸侯有大貝玉君遷國者子故以寶龜大夫常子年所用也
故曰龜冕說苑權謀篇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子賦文仲武仲
孺子宮三大夫在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子名曰
蔡文仲三三年為一兆子武仲三三年為二兆子孺子宮三三
年為三兆子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說也

年為三兆子馬人見之矣為夫三大夫之賢亦賢馬人不說也

此至子震証可證文仲時有此龜遂為滅氏世守也

納幣禮也禮云此引歲膏育信以成風主昏鄭曰權時之礼

愚按信祇言納幣礼耳主為經者凡不為指文子也文子之

以失人自推見可知故不復言劉敬橫識左氏以喪娶為礼却

是冒昧杜預謂諫園允終又大謬也顧炎武曰即以信以薨

為十一月六甫及大祥未畢二十五月之數何曰云諫園已終

三秦人伐晉此無秦也杜預言晉以水者告以此魯史又授晉

告而不取于秦以夸耀耶亦後杜預之說為鬼

軻夫人風氏薨岐助曰自滅風之後妾母皆借用夫人之子所

謂為魯比子也

傳為賦湛露及彤弓揚苞礼工歌鹿鳴四牡皇之者燕

天子當陽董子天籟在人篇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不當
陽者臣子是也當陽在君父是也
敵多說愾之說文引作鎮怒戰也
秋閏月不告朔月終於廟玉藻疏天子告朔于明堂自祭享
漢祖廟至考廟故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之是也又
諸侯告朔在太廟而祭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
以下皆月祭之是也告朔與祭廟不同又天子告朔以特牛諸
侯告朔以羊各依四時常禮故周太宰又云每月以朔告神以
之告朔即論語云告朔之饋羊也公于時賦詒此月朔之多瑛
之醜朔此玉藻文是也醜朔又謂之祝朔文十二年公四不祝
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以此祀天

天子告朔諸侯于太廟疏說然後祭于該廟疏于祭享司學彙

相是也告朔又說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以此祀天

子于明堂諸侯于太廟祖說然後祭于諸廟說于祭享司享彝
云祭享是也又說于廟文六年云祭于廟是也又說于廟
正襄二十九年釋不祭于廟是也又說于月祭人信云皆月
祭之是也按彼此比此變為得明故錄之
治舊誇說文誇謂水不流也一切經音義三蒼云信水曰誇按
水信則謂敗政民疾管子水地云水一公人心正水情清公民心
易一公取不汚民心易公以名邪又禁藏云鑽燧易火掎井易
水以言澼毒也蓋水火養民古人治政之政急民以為政之
誇穢治理政之錯合杜岳詩詔郎書蓋說在矣
為殉秦卒紀武公二十年卒葬雍平陽初以人陪死在六
十人按穆公武公之弟子也子孫殉葬已歷二世矣

史記穆公用五十七人卒年氏三十八
古朱鶴按穆公葬引左說說三
段之死穆公命三穆公多正序不和祭
多和利穆公實不能葬而或主信左氏
此穆公收其良以死穆公在上也李和
以徒死表三已亦據云此穆公收信也

侯求遭喪之禮以乃劉炫云聘儀之信自陔造遭喪之禮而以
 防至未然也此是周晉侯有疾攝也子問君士疆以三年之戒
 以禫信人君士竟有喪備分人臣士竟亦預索喪子當然矣聘
 使重主賓二國聘禮云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此遭主國之喪也又云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赴者主哀而
 去惟稍受之此遭已國之喪也



辰嬴姓班左九人諸侯一娶九女辰嬴班左九人班左末在
 他書皆賦姜給使全在矣
 侵也相相重人君所命承其問之下而福至人之地與否
 以李克之告魏文侯在可也建置紀至人將害于家國公以白
 主之論東施在亦可也均是世臣賢否相當國已發誦施令臣

已叙秋受也而以一入之見更張之信也去于公正已為侵也

先有奪令心張孫思在如之所止
法於重信於王于心善也解左授
而使飛激之而使感迫之而使懼彼之
心據可奪信曰先令奪人之心也奪
其心之謀也

以逆雍為名秦人猶信以為逆雍乘故受紹而敗就是先王御
右後發計立靈公倉卒不及替王也御右自何設以崇逆君之
計為治秦之術

秣馬蓐食杜預云蓐食早食于寢蓐也按方言廣疋俱云蓐厚

也王引之云按訓卒屬兵秣馬秣寢之時矣蓐在厚也商子兵

守篇云壯勇之軍從盛食屬兵陳而待敵兩軍相攻或竟日未

已故必厚食乃不飢城十六年傳襄二十六年傳蓐食並與此

同

妹仲東伯礼記疏引世奉桓子生僂犇牙子生武仲禮子生惠

伯彭子生皮為妹仲氏

軋不亟而復丙戌奔莒陸厚纂例曰還者子畢復在末畢愚按

禮文云不亟而復者子畢復在末畢愚按

朝不而後丙戌奔莒陸厚恭例曰還者子畢後在末畢愚按

經文云不至於也子共案行言矣傳云以幣奔莒是也

贈天子之幣以充私橐者君之器莫有大於此在彼必不敢復

魯國經云復在返于魯境以往言耳

皆貴也按兩人同困于君去人外適于強族昭公又昏庸難

輔雖有不能言此施為故一死于君一政其節不辭難不遜行

經意以為貴之劉敞張公羊之說而加誣乎以此二人皆識之

且云蕭孫殺及蕭孫逐之則此二人之字能不全其所授在何

書之穀肥造于焚方坑儒之時劉敞乃膏脣拭舌于經學宜著

之後噫亦愚矣

九案葬襄王杜預云柳共葬也王制疏鄭駁異義曰天子於

諸侯卒服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者卑有差按魯夫人成風薨

王假榮歸含且贈台伯來會葬傳曰禮也王崩梓孫曰臣以
周葬襄王天子于魯也含且媚又會葬為得禮則是魯于天子
一大去會為不曰禮可也又左傳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
簡且互楚我先大夫所死實往敬也之少卿也王夫不討恤也
矣也豈死左氏語侯奔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在云語
侯不曰棄其守奔喪自速至傳欽斜按隆二年傳云天子七
月而葬同軌畢至是語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言莊妹如
周葬襄王不舉例在也五年有榮妹之含媚台伯之會葬信
侯交錯至待葬侯之禮隆且渥如是經書此遙之相與至夫禮
字特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卿士出求至求在死禮而藩衛之義
惟古有伯主不古有天子至為死禮何待言乎以求至之故而

惟古有伯主不古有天子... 為系師共葬... 遺為臣亦... 死存心... 傳言... 求... 故而

創為謬說

傳雖不當... 及啓殯而葬

軒傳何必使誘我釋治誘進也言我實為弱而居伏之何必使

進兵于我境杜預解也誘呼于上下文不順

右孟左孟之取迂曲之義蓋圖陳也或曰左右和特此外傳說

左上李悝與秦人戰詭左和右和是也亦曰左右甄晉書周魴

傳使將軍李恆督左甄許都督右甄文選海陸引鄴君曰甄表

也

十二部... 卷之...

浙

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五

吳 沈欽韓文起學

文公十傳皇父之二子死焉賈服並云三子皆死獨存彫班鄭
 眾以為穀甥牛父二人死皇父不死馬融以為皇父之二子從
 軍為狄所殺方道二子死叔子勝之也今皆死誰殺緣打按馬
 說是也若令右與驂乘俱死則傳文當云皇父與二子死不肯
 云皇父之二子也傳不言三人當在云記彫門耳
 高彙之三二年陸粲曰史記晉世家作高彙之三二年又高世
 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侯年表同此傳
 以惠公為彙公蓋傳寫之誤
 十二年邲伯來奔杜預云稱魯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劉敞曰此邲

厚賄三刻佳碑祀祀引此云云此被重賄及幣者也

范无恤御戎按此晋君不出而亦有御戎在明是為中軍三御

七年三步招戎津亦是中軍三御與右耳

為使輕左肆烏大走皇矣箋云肆犯突也

坐甲言被甲而坐不肘脫也此言未戰且坐于地死

獲一柳矣以趙穿為口壻其夷重為柳故以見獲為愛趙穿此

時死柳

交綏李肅公問軍綏在御轡之索也按衝車總相接謂之交綏

公礼疏云綏登車索謂云辨旂綏尋索云綏引於車也

十三年傳能綌而有恥服云能能綌且又云恥按後得去馬獲

傳曰凡人為夷當佳可綌

綌綌贈之以策服云綌綌以策書贈士會按魯語臧文仲曰柳

司馬法古在運奔不立百步後接不立三
舍注曰後步即平三亦在在後接為區年
三在區年區區三軍不立九十里之存待趙
盾命三軍皆去為秦執至何廷軍退
為後區區秦皆皆有備在防世失不戰
而退區曰交綏

下季之言供古之以为三策韋昭曰笑简书三笑三卿之一
通飲辨預三笑古語戒之薛尚子大略天子即位上卿授一策
中卿授二策下卿授三策此後經所贈印下文二語戒厲之語
秦人不察以為說於孫情于士会故被戮辨外說將篇說於
言當矣而為戮于秦

至愛本為劉氏劉炫於此句為厚時說左氏左挿注以証厚劉
氏為亮後授襄二十四年此云炫于愛秦為劉說外正明之草
知此此乃張劉氏之舊按之和姓纂士会之後用本家于魏又
徙皇沛玉皇沛之生端字執嘉生厚高祖新唐書宰相世系表
士会適秦歸晉有子留于秦自為劉氏生明之生遠之生陽十
世孫魏國時獲于魏遂為魏大夫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居沛

生仁魏皇之生端字執嘉生厚高祖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此蓋此句乃錯簡當在襄

世孫戰國時獲于魏遂為魏大夫秦滅魏徙大梁生信徙居沛

生仁稱皇之生熾字執嘉其譜系為此蓋此句乃錯簡管左襄

公二十四年傳范宣子云左周為唐杜氏下必此漢時經師所

敢偽造也說詳後漢書疏證

文子姓四月杜預注與詩疏引五屬義同按五則云諸侯初

不禘之則不嘗之則不燕之則不禘之則不禘注云靈夏之制諸侯歲

國歲一時祭

十四 曰孫穀亭于高張信曰特書亭于高見至信仰愧作亭所

宥于天地之間死而後就寧吾身也

富人執子孫推上云富人執弟伯是敢于執王使也此言富人

執子孫推又敢于執君為美然此兩人不可云及故別書富人

程氏謂均器富國之人鑿矣

傳有星字入于北斗杜預云字彗也祀也晏子諫篇曰睹彗星
召伯常審使禳之凡晏子曰西極在彗蒂又將見矣此是字典
彗死一也晉書天文志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字宋史天文志
字在字下然亦常彗之所生也王大器至大兵災甚于彗澤
五行志劉歆以為北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高晉天子方伯
中國綱紀彗所以存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去七年
告喪請葬杜預云請以鄉祀葬按此請歸葬于魯下傳歸報玉
星耳知惟請歸葬尚不及禮鄉祀也
夫已氏已讀如彼至之子至其揚之如第至或作祀或作已讀
參相此夫已氏狀云亥子
年十五 單伯至自高辛伯之使高以魯請于王而受王命以已使

而禮執事魯所於故于歸其秋方之以釋魯去不言歸系脚陰

而禮執也魯所於故其歸春秋亦之以釋魯志不言歸系師信
可也且魯為還高既經必有臣人之禮以謝在奪故云至自
高信魯之文宋人之說春秋皆咻然以為魯大夫不信左氏之
實錄而竊取公穀誣罔之說此其憤多也
伐蔡戊申入蔡穀果於伐入兩舉左伐而不即入故兩舉之也
莊二十八年伐我兩舉左初伐在境內郭在國都故亦兩舉之
也
至官皆信之禮上介與眾介也大夫人職凡諸侯之卿享禮亦
下至君二士以下及至大夫士皆如之注聘義曰上公七介侯
伯五介子男三介是禮使卿之聘之數也宋是上公也此信介
當有七人也春秋之聘問多不能周以太平之制故舉其備禮

為貴祗有所獲也

于亞旅之次大夫及賓羣士也

諸侯五年再相朝鄭志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云就合

典禮鄭答云古在授時而道亦代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

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至不朝在朝

罷朝五年再朝以此制禮典不可得王制疏云鄭言

書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至周諸侯分為五部每部每一年來朝

天子朝罷還國至不朝在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在往朝天

子而還亦年朝在朝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沈文

阿以此及昭十二年傳皆為朝牧伯之法據通論相朝之

極云左制朝者括朝魯沈氏之言是也

惠棟禮說以為禮喪服小記久為不葬在惟言喪在不葬此禮

禮記卷之九十九 喪服 第九十九 言是也

禮記曰棺槨記朝夕哭則不惟孝已也
若女婦不祀其喪以惟自顧于孝而哭

惠妹程毀以為請喪服小記久而不葬在惟至喪在不存此程
毀在末乃卒哭寢時之禮杜預不亡而妄記

孝已不祀惟堂而哭韋記於夕哭公不惟鄭云緣孝子之心則
見殯肆也檀弓惟殯祀古也自致姜之哭穆伯始也鄭志張逸

答陳鏗云致姜早寡晝哭以極極惟殯或亦極極表友之遠乞

也然惟堂惟殯各有惟一而孝已致姜公為二人皆緣穆伯之

謚相因傳在異耳

帥兄弟以哭之喪服傳小功以下為兄弟士喪禮於死親在左

室眾兄弟堂下北面注眾兄弟小功以下又死殯後兄弟北面

哭殯兄弟去主人持送于門外疏云大功室有同門之財故喪

服以小功以下為兄弟據襄仲與穆伯為之從父昆弟死殯也

哭位並立坐下也

十六傳至于君祖母喪服適以為君為列君祖母是適祖也

稱杜預謂諸侯祖也稱也

仗帥甸改而程之周礼甸帥之及至徒三百人父之世子以族

有器磬于甸人帥甸即此也

十七傳以藏陳子方言藏備也又解也廣正釋注同郭璞注方

言云藏亦訓救蓋卒喪服之訓也

畏首畏尾身至好華准荀說林與此語同高誘注畏始畏終中

身不畏凡有華何言帶畏也

鹿死不擇音服云鹿以美子吻之相呼至于困迫將死不暇復

擇善音急之玉也鹿皮書曰莊子獸死不擇音郭象解義同音

釋名卷之五也 履歷曰莊子獸死亦擇音郭象解義因音

禮服說

朱鶴齡曰約會殿席之說通作健引
左傳健而蓋陰或曰考工記治氏為楨天
刃長寸圍寸健十二注前是入案中左
也此蓋言席中前是之陰也

健而蓋陰健讀如捷重因之捷捷方劉居麓傳捷乃逃得廣曰
捷引也

六月壬申躬于高長歷云魯莊公二十三年六月癸丑朔壬申

則六月二十日

字至罷也此退引鄭子高桓之時鄭固信高而亦間成于楚

以然左介于兩大也以救多也高于亦時未嘗見罷晉胡為苛

求平

公墻地歸公亡微篇公墻公孫孫與民同門暴傲至鄰此

墻

年八公薨于臺下以公寢疾之故卒於而薨或升高而墻俱

書 圖

未可也穀梁曰臺下也

子卒未踰年故不稱君死葬故稱子不名范甯曰諸侯在喪死

葬之稱

傳東伯命龜也周禮大祭祀太卜既高命龜士喪

禮宗人即席坐西南命龜按卜法有六子陳龜也貞龜也

也命龜也既高也作龜也

小宗伯命龜故小宗伯職國大貞公奉玉帛以詔辨鄭司農云

大貞既卜三君卜大夫也小宗伯掌于太卜此東伯命龜亦因

可以知名之實也云以大貞子大夫故太卜身為勞子公大宗伯

臨卜子既陳龜貞龜皆小宗伯為之小子公太卜既卜子既命

龜也

歸會魯而竹告奠於廟而去也宣八年傳子言歸會魯于季氏

歸舍爵而行告奠於厥而吉也宣八年傅子言將舍爵于季氏

之廟而去與此同杜預謂飲饌說在郟縣也

仲毅惡及祝杜預云祝不方燧之按子言卒不可云交報祝既

交武曰亦諱之耳

馬矢之中說文鹵糞也韻會云通作矢莊子人間世矢愛馬者

以筐盛矢者義天或作屎後漢方獨行傳載就覆船下以馬通

糞之注本字經曰馬通馬矢也

在九刑不忘用書常夢解太史美刑方九篇昭六年傳周有亂

政而作湯刑

醜類惡物釋字注醜類也言比類惡子杜預以醜為惡以此語

不屬

本鶴齡曰揚州經神異經曰春秋漢
所記澤敦家音榜机裝裝在使某款
在胎度說也此杜氏以定義釋也

渾敦玉篇作混純

饗饗高誘淮葛注一作叨鈐

官

元年遂以友人掃姜玉自言服云古左一礼不備贞女不信故
詩云維速我祀亦不女信宜只免以喪娶夫人信亦礼故不
稱氏見畧賦之也按以報信與服說同並是苛求孔氏佐杜撰
指为闕文也文四年任信皆稱掃姜而姜氏亦主婦姜是魯
史常稱猛王拒不稱王拒氏也杜預于文四年畧字說此獨
指为缺殆是自尋方便耳

考夫人也朱鶴齡案遂不為子乃一
子耳見之例然考夫人之治

信以宜只位杜云篡王在諸侯免與之會勿不曰復討按此礼
信意也春秋時習見篡弑之禍敵國以上莫不棄已死之舊交
而貪建枋之私恩于是覬覦之徒以為與于會盟已結隣援國

人而欲怨降心莫可誰何此諸國之器也與之會盟者有器矣

而會建橋于私恩于是觀觀之徒以為與于會盟已結隣援國

皆取路而進未鶴與楊德言時在蒙上
文免受定案後又受高鶴也杜陸反及高
于上我者漏沈五七年監屠傳至昭昭
二文

人亦斂怨降心莫可誰何此隲國之器也與之會盟者有器矣
篡竊之君豈預器果便可存乎時在討系之人儼然目之曰公
曰侯也徑亦不能不方之曰公與侯也此獨經多微露也左氏
身為魯史祀魯之事亦不能不隱情以避禍為宜公此豈豈
人為惡而開以避器之方哉吾亦痛而挽責之可見矣曹伯負
芻之執晉之討也緩遂令曹人得藉口以乞哀杜預執彼權尋
使成義何吾蔑經而誣傳也多矣
年傳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司馬法定魯篇左軍廣以武刃上果
以如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
文馬百駟文馬說文引也馮馬云盜馬也拙周本紀求驪戎之
文馬為書大傳教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駁身未鬻鷄目在為

是借畫為文，不似遠求，惟此傳有駟，乃是畫左，所謂朱其尾鬣。

子之馬也，按此為牝，牝語也，馬也，其人也，為善元，答語當也。

郭眾說

善元為植，按郭曰：農大曰馬，駘注云：植為郭，必將吏引此傳後。

鄭云：植，築城楨也。厚姓丈尺，當從後郭。

棄甲於那，乃為河也。宋方劉教宣傳平桓，立之後，令我那驃騎。

何與此義同

于思，二小正，瓠葉，豕豸白也。今俗語豸白，之字作鮮，豸豸。

同豸，近豸，思與豸，豸同，故賈逵以為白豸，貌此古訓也。又說卦。

其為宣，髮震，翻曰：為白，故宣，髮宣，鮮豸同，故宣亦為白，于曰也。

曰思，二小正，瓠葉，豕豸白也。今俗語豸白，之字作鮮，豸豸。

曰思之不必指其形勢曰降門之誓有類于此
三進及溜之即雷有門內之溜蓋礼賓執脯賜鍾人于門內雷
是也有階間之雷鄉飲必記磬階間縮雷是也此及溜及階間
之溜也三進在搢蓋礼小臣細鄉大夫鄉大夫皆入門右北面
東上此一進也上降之階階之東南南鄉尔鄉之西面北上尔
大夫之階少進此二進也始也入門继而當庭及玉牀階皆
雷也三進矣管子中匡管仲及入信屏而三上不與言少進中
庭上不與言少進傳堂子曰云之此三進之於也
觸槐而死晉語作觸庭之槐而死韋昭曰庭外於之庭也杜預
云趙盾庭栒欒欒式曰退而觸栒欒欒趙盾庭栒欒此家衢之
栒也周語三栒以表道

過三爵禮也小正箋三爵在飲也酢也酬也玉藻君若賜
爵禮已三爵而由之以退跡即引此傳據此謂三爵禮成可
退強以應之為此說論于說屨在算爵也

惜也越竟乃免言倉皇去奔他國義不再反乃可逃弑君之名

解子子之即國子之伴誥子掌之其氏左鄉為最卒左遂為解

夫也古傳畧說解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至周傳云道子

十五入小學二十八入太學解子之稱猶沿于後世呂覽拔更篇

張儀魏氏之解子也又離僂覽高楚相與戰平阿之解子亡戰

以茅說苑三節篇佛肝用中牟 叛城北解子田基獨後玉皆

詔支子也高誘注大夫庶子為解

君拒氏之妻子也君拒氏猶言君母氏自妾言之詔之女君自

妾子言之詔之君母趙盾維為嫡子猶以拒氏為君也

君桓氏之妾子也君桓氏猶言君母氏自妾言之謂之女君自

妾子言之謂之君母趙盾雖為嫡子猶以姬氏為君也
旄車之族詩箋云路至君之軹車庶子為之路引服虔云軹車

戎車之倅

使屏季以其故族杜預云以其故君為與屏季據傳言族不言

官屬故族謂趙夙以來之族屬也大宗有收族之誼故統承之

就謂趙盾室因之身自為中軍帥亦自為小宗何能以室老貴

臣益屏季乎

三傳皆夏之方有德也墨子耕柱篇夏后開使蜚廉採金于山

川而陶鑄之于昆吾使甬雅乙卜于目若之龜北龜曰兆之言

曰九鼎既成遷于三國坐履祥通鑑前編云諸家多謂禹鑄九

鼎親方有德之辭以就指禹當從墨子之說

文記曰義禹錄九其荆山下歷縣至周報
二十九年秦昭王前九其入四保修八
子秦

鑄鼎象物今山海經說形狀物色殆鼎之所象也呂氏先該

覽周易著鑿鑿有首身食人未啗害及至身以言其更也又

慎勢篇周易著象為至理之通也又雖謂篇周易著倕而斷其

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惟弟子本經道又適威篇周

易有竊出狀甚長上下皆出以見極之敗也又達鬱篇周易著

鼠令馬履之為至不陽也詩說周易即夏鼎也執至大畧也禹

三鑄鼎祀獨燭照神姦亦以炯垂法戒

不逢不為東注云當也禁禦不若

姪吉人也按吉人三字當為信

刈蘭而卒或有人誤刈蘭因而穆之死又一義穆之試已之

生死因刈蘭而果卒

年傳以教子公孫紀難四明君不怒怒有怒不即施怒怒也臣

四傳以殺子以辨死難四明君不怒怒有怒不即施魚怒則臣

懼罷輕舉以行計公人之危故靈臺之飲肅戾怒而不誅故褚

師作難會奄之羹鄴君怒而不即誅故子以殺君

熊兇之狀而豺狼之彘得方王莽侍時有用方技符詔美門在

或問以莽形貌符詔曰莽形詔曰目兇吻豺狼之彘者也故能

令人亦當為人師會

鬪般為令尹般為令尹皆繼子孔之後傳言子文卒左叙次相

連及之

著於丁寧晉語我以鐘于丁寧傲至也注丁寧者詔証也

以災豈轂服云豈轂之蓋也豈以蔽轂亦以禦寒夫一曰車

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以豈轂按服後說具也吳子

圖國篇革車奄戶幔輪籠轂蓋兵車皆長轂故次於蔽防擊觸
杜預謂以蓋為轂蓋然矢已汰舟豈能上激矣蓋不通乎理
楚人謂乳穀得書叙傳作穀為淳注穀音構牛羊乳汁曰穀
謂虎於菟方言虎或謂之於麤注云今江南山夷呼虎謂麤音
狗實

五傳及馬也易歸妹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虞翻注及馬歸
也詩鵲巢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傳云將送也疏鄭歲膏膏云禮
雖散亡以詩義證之天子以玉大夫皆有留車及馬之禮又士
昏禮注云士妻之車去家共之大夫以上嫁為外自以車送之
疏云以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國君之禮夫人指掄自乘之車也
大夫以上至天子有及馬之禮留車妻之道及馬壻之義高固

秋月送牀櫃冬未及馬則掃人三月祭行故以反馬禮也

新以盈于炎辨就子說林宵典悍在引賣宅而避人曰是至炎

將滿也子祐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炎也杜預云炎極習也

劉炫規云此物在繩索之炎不以為習也按說文炎銛貝之炎

从母貝一切經音義蒼頡云炎穿也以繩穿物曰炎今滿炎之

稱雅俗通行杜謬灼然而跡曲為庇護是用心也

殪戎殷鄭中庸注云衣讀如殷齊之誤也富人言殷齊為衣妻

戎殷衣妻用兵伐殷也杜預以殪為是就也釋詁殪死也釋名

殪醫也就殪醫也武王嘗告殷之類也

王子伯廖曰王子以是周人死鄭大夫鄭在王子也

韋韞頌然衣第韞又祭也天子諸侯曰韞祭王明日卿大夫曰

賓尸與祭同日郊特牲律于庫門內禘于東方注云禘之
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律又于屋堂此說神位于西也此二在
同時而大名曰律者祭禮簡而多尸禮大跡云禘是求尸之名
律是接尸之稱又云凡禘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先設祭于廟
又求神于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禘是也二是律祭之時
設饌于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禘有司徹跡云大夫饗尸同用正
祭之牲天子饗虞禮大別日又別牲故牛人云掌牛求牛鄭云
求終也終之謂牛謂社以得也按絲衣云自羊祖牛為天子饗
侯律祭又新穀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元志杜預以甲子晦食姜氏云十月甲
子朔食大新同今歷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左畫食九分

八十一抄盖十误为七

孰传哀其相服相服中帶之類相共禫通詩至衣箋禫衰衣近
汗垢釋名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作之用六尺裁
足覆胸背方言汗襦自函而西或謂之祗禫注亦呼為掩汗也
遂殺洩治賈子新書雜事云陳靈公殺洩治而鄧元立陳以族
徙

十夏四月丙辰日宵食之元志今秣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左
畫爻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

以如膏竇奔喪而經諱言在魯就膏之臣而奔喪是自縊于死
礼也天王崩終季秋經至奔喪之事宣公獨及之于膏忘大義
而私恩傳去奔喪二字著至字恥此傳之顯于經左也

子期合大初月今歷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左畫食九分

傳斷子家之報也。報見屍也。杜云：斷存其報迂矣。

十一 楚人殺陳夏徵舒，二百四十二年，王中，正弑君之罪，而以

討賊之義在楚莊一人而已。范甯曰：復楚子言人在弑君之賊

若曰：人之討也殺也。

納公孫寧儀以父于陳，賈逵云：二子不係于陳，絕于陳也。義在

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揚賈說：二子之惡終于陳是也。然

納惡而仍楚有禮，公于義難通。或此所引，露賈杜預又舉

二子之功足補過，夫身為貴，臣朋淫，豈豬殺直，諫始君禍，雖寸

磔不足蔽辜，以功之五，補害義傷理，若說為大矣。傳之稱楚有

禮，謂入其國而不貪其土，豈自二豎子之土入哉。曰：莊王以禮

自克，何為不正。二子之罪，曰：陳君國小，弱不有貴戚，世臣無以

立國。春秋世臣與君相輔而為也。故臣有罪絕其身，亦絕

自先河為不正二子之罪曰陳君國也弱不有貴戚世臣云以

三國春秋世臣與君相輔而不在也故臣有罪絕其身不絕
其世也為後來政臣新故相乘不愛其材蓋積貴之繫于人也
久矣楚之納也亦因陳所引擇利而歸之耳若使二凶之往
來是無益焉未之解可宣武王之誅也後儒之責楚莊者是也
而未悉彼時之情也嗚呼見杜預之謬說而反脅于左氏之暗
也



今尹芳艾獵服云芳艾獵芳賈之子孫姝教也孫子書稱孫姝
教為期思之邨人至以進于莊王或謂沈尹或謂雲丘蓋芳賈
為子越所殺因淪于凡庶耳淳邊詔孫姝教碑云名饒字姝教
為後人妄傳不足信世本云艾獵為姝教之兄
傳封人憲事高誘淮南注揚推在憲大數名也

抑人亦有言詩十月之交釋文詩抑音也周語敢問天道抑
人故也賈子禮容篇作音人故也蓋前言未了後起一音詩
抑以音音詩生故轉抑為音

十二傳篇可幾乎列子黃帝篇腹愈乘風至可幾乎釋文音異

檀弓子張曰吾今日至庶哉乎跡云庶幸也其幸與為君子乎

先穀佐之劉炫云傳文皆稱燕子杜預何以知是燕季據彼誤

以士斂之字為先穀也服云公采于燕故曰斂子

親覺而動若武王親兵孟津是羊也傳常事曰祝非常曰歡服

云覺間也韋昭晉語注覺隙也

前茅憲云程記云御柅以茅詔以茅旌為前導也新序鄭伯肉

袒左執茅旌旆外儲說右上替國之信車不乃至于茅門天

荆而舉者謂荆曰荆尸陳信之名莊四年信也至王荆尸後陳子亦後隨方言云子戰也蓋參用戰以為陳信

兩庭中有條太子逆驅車至茅門逆驅車受而擊之馬殿馬駕

祖左執茅旌神外備說右上升國之旌車不日至于茅門天

兩庭中有僚太子逆驅車至茅門道理舉皮而擊之馬取至駕
說苑至公篇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于茅門之外少師慶遜之
然則楚軍壘之旌以茅旌為和門也漢之旌取左亦豹尾車左
後故太子車不日近之也憲者韋昭晉語注云畫於候遮和
外杆射取羅圍狗附也張羅圍玄壘十步而陳周軍之亦後左
右張弩注矢以誰為取之羅圍又二十人為曹輩玄壘三百步
畜犬于其中或視者後左右視之狗附皆昏而後明而罷候遮
二十人居狗附之旁以視眩廢望明而後昏而罷通典李靖兵
法詔軍營下官每營別置外探每營抄衝果毅相知作次每
夜面別四人各領五騎馬于營四面玄營十里外遊突以備又
云或殺刻為獸足而印履于中道或上冠水禽而幽伏于叢草然

後傾身以遙眈。疎目而深視。見水痕。知所以。出敵。瀆。早晚。親
掩。勅。知。所以。撥。未。寇。之。驅。馳。也。步。以。蹋。伏。也。晉。右。勒。為。伏。牙
門。左。有。遊。突。捉。生。將。宋。有。踏。白。軍。王。明。清。撫。青。鞋。說。北。人。南。侵
羽。邊。遣。大。軍。道。至。衡。主。將。每。令。少。校。四。去。遊。徼。治。之。踏。白。軍。薛
居。正。五。代。史。朱。珍。傳。復。以。踏。白。騎。士。入。陳。毫。間。
左。追。尋。通。典。李。靖。兵。法。曰。移。營。先。仗。飛。騎。去。以。持。五。色。旂。見。傳
坑。指。英。衛。臨。指。白。水。洞。指。黑。林。木。指。青。野。赤。以。鼓。五。鼓。雁。之。令
相。同。六。韜。軍。用。篇。山。林。野。居。結。虎。落。紮。營。環。利。鐵。鎖。大。通。索。
中。權。後。勅。尉。繇。子。兵。令。帶。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三。陳。有
坐。陳。夫。向。以。敵。中。也。外。向。以。備。外。也。三。陳。以。行。也。坐
陳。以。止。也。三。坐。之。臣。相。參。進。止。將。左。至。中。坐。之。兵。劍。斧。三

陳沙以止也三坐之 臣相參進止將左中坐之 兵劍斧三

之兵戰弩將亦居中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
軍凡二百五十隊每奇為揔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
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以四重以中壘
四面乘之一而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
為揔奇大將軍居之六嘉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
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
六陳各減一人以為一陳之部署舉一軍為千軍可也
武之善經也周書武稱解攻弱而張不正武之徑也
眾散為弱杜預云兌柔弱揔卦兌于地為剛鹵東棟曰兌剛鹵
兌柔也師惟九三陽為帥以統羣陰此謂毒天下而民信之今
初變九撓二之權公坤眾散而為弱矣二為初撓故下三有帥

而不從

有律以己也九家易曰坎為法律今寢之先為律不從己張

惠言曰初失位不復故不用律

失屬亡師蕪子中軍三佐故云失屬杜預謂鄭國死也

沈尹將中軍杜預云沈或作寢也重云杜意以孫林教封

于寢丘故謂之寢尹呂覽篇荆莊王染于孫林教沈尹燕注云

孫沈其二大夫也此沈尹也欽辨按林教為令尹以沈尹即孫

林也又呂覽贊能云孫林教沈尹莖相與友蔡傳云楚莊問孫

教于沈尹莖新序鞋子作沈尹三說苑鞋言沈尹名同于天下

以為令尹而讓孫林教授論文實有沈尹令人異說鞋同故

並存之

蓋儲方言云楚以帛而為錄故而秩之說云蓋儲又云楚謂楚

藍縷方言云縷以布而縷縷而縷之縷之縷縷又云縷縷

縷之衣曰縷縷衣謂之縷縷縷縫也縷縷引縷誤

內長序當至和內長若中射郎尹至為見韓元惟甫方

遷大國之迹吳語注遷轉遷也言引遷退替師之迹在左于鄭

遷或當作迂且堅切乃進也佩觿辨終曰集韻持謂之迂一曰

向後也進也表也言使羣臣視大國之迹就在鄴否字與遷

別後人將迂為遷改之耳

脚下一兩島音義得云或也柄集弱柄節也周礼環人往引此作

作柄言呂菴云偏傍皆片手不片木

請挑我替策兵不為左勿與抵我

元戎十乘史記集解神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

戎十乘，乃車、纒、輪、馬，被甲、衡、軌。其上者有劍、甲，名曰陷軍。車以冒突，先啓敵家，所以任也。六韜軍用篇：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也。

游闕四十乘，周長車、僕、掌、闕車。韋注云：闕車，所以用補闕。六韜軍用大扶胥，衛車三十六乘。注：侍旁，衛螳螂武士共載，所以擊縱橫。

以擊縱橫

駒伯曰：杜預云，卻克，東云，卻斲，字駒伯，卻克子。

屈蕩，戶之惠云，小尔，仄戶止也。昭十七年傳：扈氏，字淫，是古皆

訓戶為止也。按：倬，古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闕，免注，亦引此傳為

證，依本記為尸蘇，轍，棄城，集次，子瞻，石芝，韻，詩，自注，亦引此傳

戶之，古宋，亦不誤。

墓之，脫肩，墓說，文引，鼻云，舉也，从，升，由，彗，彗，秋，傳，日，晉，人，或，或

戶部書宋本不誤

基之脫局基說文引鼻云舉也作从升由壽春秋傳曰晉人或或

以廣隊楚人鼻之義灑說廣車臨楚人為舉之玉篇狀部鼻渠

記渠基二切舉也士昏礼注扁以杠於張衡西京賦旗不脫

扁薛綜注扁以止旗然此下有拔旆投衡之事公脫扁不為

止旗樣木也服云輪間樣木者是也

重獲在木下詩采獲也

抽矢蔽之夕礼注蒲蔽牡蒲莖也詩揚之水箋云蒲柳陸機疏

蒲柳有兩種皮西青在曰小楊皮一種皮紅在曰大楊至葉皆

長廣以柳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董澤之蒲不勝死乎按部

云牡蒲在赤楊也至幹尤堅直在耳

楚重玉曹操弱子注革車重車也杜牧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

不以人之吾女世可乎朱穆對曰言我不
以美夫射他人之吾子不可也

完械財貨衣裳也按軍中輜重左後故孫子軍中篇委車而掌
利也輜重指尉繚子所謂與軍去大軍一信之道在也

遂園藩以漢程芝武曰下二字衍文

麥麩本草麩止痢高氏要術作笨麩有神麩信七月用小麦亦

麩在于大鑊釜中炒之緩火炒連疾攪之不得暫停否則生

熱不均候麥色黃便去不用過焦然後簸擇治令淨磨不求細

預前數日曝艾令萎漉別剛洒水以均漉訖聚置經宿來晨控

揉作木菹之令餅方一尺厚二寸候土熟踏之餅成刺作孔

卧麩餅艾上以艾昏之密閉窗戶三七日麩成打破看餅內乳

燥五色衣成便去曝之令極乾然後高厨上積之此麩一斗穀

米七升高基

山鞠窮本草云鞠窮一名山鞠窮此藥行上專治頭腦之疾或煎

朱勳對曰說文管第去竹也籀會
云管今文作管之管第在管根也江莊
名義芒艾根廢以痛寒痺腹痛左
傳勳形字管第也日馬相公冠管第
管第

山鞠窮本字管第一名山鞠窮此藥行上專治頭腦之疾並潔

濕常出四川者為川管

何魚腹疾四奈也上說治陰痿也菽文志雜姓家有陰方十六

篇列為傳臧文仲拘于高使人遺以書恐以空書乃謬其詞云

下此六鞠說云陰書也又管藍女言于高宣王曰竊嘗喜陰室

王發陰書而讀之呂覽雲言哉成公愛與荆莊王聽說范正諫

登犯見管文公曰臣喜陰文公雕龍階證篇云自秦代以來化

為謎語回互之勢使昏迷也

十三 侍使人弗去晉使來夷漸去不肯語引以空要領也

十四 復室管子劉炫以為傳文在漸去之女為孔逆之妻復室

管子復室以室家還管子惠氏曰室祿也周書有一室之祿祿

投務而起臣或春秋柱善方前祿問曰曰
投務而起

自一室千室卿之祿也周禮謂之室田杜注此是天子謂之高
井穀也見世本欽辨按喪服云卿大夫之喪臣曰室老衰十七
年侍養臣弱舉以之室是卿大夫之家為室耳
宋薛淮南脩務利馬薛強也注薛強也

歷及于空皇杜預云寢門闕也寢門之間為山有闕空皇即
堂皇也前書胡建傳護軍許校列坐堂皇上廣正堂體壓也詔
亦權築土高變今謂之滴水在是也呂覽曰論篇作履及詔庭
釋文云空皇門闕也

於是有意實旅百折礼范詩云三牲魚腊邊豆之薦皆謂諸侯
助祭于天子所貢耳庭實車馬與安也旅百在詔詔旅幣在方
各以享國之詔有也此實詔以享主人在就主人之饗實杜預

視主人而後邊豆百品于庭以答賓預云此言就獨礼記未見

禮主人亦設籩豆百品于庭以答賓預王此言於獨祀記未見
并此傳上文聘而饋物亦不曉其義矣
十五于羔婁即年婁考之轉也莊子大宗師務光外物讓王作
督光荀子成相篇作牟光是也公羊經仍作牟婁
初稅畝王制古者公田藉而子稅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
公田美畝取于此不稅民王疏自注也何休公羊注聖王制井
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掃注北高林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即
此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
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穀果材貨鹽以為厚去為田之外又
稅私田之十一也

傳於諸樓車六韜軍器篇若攻城圍邑公有輶輶臨衝祝城中

此字及耕在致式子按人之博而攻也張
曰或改更而為致使致其時未核則伏取
之者取奔攻臨而充西為腸巨里而斬髮毫
是也或外絕其致援以久持之使致致
皆師致室及耕以服室是也此皆不改而致
城之戰也

公有雲梯若梯

下臣獲考當典下死字為句考死程考終命也

而申國至命詩傳申重也言後人修德公至命將毀而重固

年十六宣榭火服云宣揚威武之要按今之演武廳矣鄭敷銘惟

二年二月初吉王在周昭室丁亥王格于宣射以之久矣五行

未榭在詩以菴樂為宣室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十五年王札

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降天戒若曰不能以政令何以禮樂

為和而菴屋招傳云人火而說春秋在歸禘天戒意相招引也

也

傳以黻冕命士會典命職以之孤四命以皮布祗小國之君司

服職以之孤自希冕而下為子男之服注云孤執聘天子及助

祭之服自祭家庭皆升其大夫皆之冠其士同揭黻典黻曰玉

三歲在幼儀年好也禮而於子祖禮之序未傳
言禮廣即序卷也祝威安言言禮解前於
於子祖禮之禮
名禮言節安未禮言節周禮上三言三
言侯伯再言再安言禮之宜上言安於天
言侯國之神也言本安言禮安此以子安
分屬並安華而主之

兩肱并脊凡七體也士雲禮主人不祝豚解注云豚解於後

胛即兩肩脊脊而已是豚解七體也體解於牲少牢於於

俎以進神者牲牲九體肩一臂二膈三肫四脰五正脊六橫

脊七長脊八短脊九冠注凡牲皆用左胖少牢於十一體加以胛脊代

脅為十一體也楊復儀禮旁通圖十一體亦胛骨三肩膈也

後胛骨二肱脰也作肱脊有三分亦分為正脊次中為脰脊後

分為橫脊脊亦作三分亦分為代脅次中為長脊後分為短脊

按豚解下所云享有體薦韋昭云以體委與之體解在下云宴

有於俎周語云體解節於而共飲食是也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元志姜氏云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

衍云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今限蓋誤今歷

惟是歲五月乙亥朔入今限六月甲辰朔交分二日已過今

術云是年五月在亥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今限蓋誤今歷

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迄交二日已過食

限大術是

傳喜怒以類在鮮詩傳類善也言喜怒不妄施者鮮也

庶有勇乎杜預云勇解也政以為方言文今在之按周良充人

賤設其極衡置其綉注綉著牛鼻繩以牽牛在 今時謂之雉

綉字當以勇為考綉是牽牛之繩也勇亦制正之義檀弓注雉

牛鼻繩也即用今雉字方言紕繆督雉理也注云言正理也此

言卻子之快至末庶幾得至 正理又昭十七年傳服虔解五

雉云雉夷也夷平也亦是平正之義與此相通也

十八傳以失大援在杜預云不能堅多言晉故云拙失大援之

語竹父之說詞欺眾耳宜云之于高聘喪葬汲之奔走若是

至勤言以少故反至賂援之在六甚力信又分明何可厚誣

壇帷至三踊而去也礼大夫士去國跨竟為壇位鄉國而哭此

去國之儀本自有壇聘礼聘君若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并

自西階不升堂辨復命與介人北鄉哭注北鄉哭新玉別于於

階下西面去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此去信君喪復命之礼歸父死

禮逐不曰復命于殯故使介復命也括奔喪礼至于家入門左

升自西階殯东西面坐哭卷哀括髮袒降堂东即位西鄉哭成

踊凡踊三裝紼于序东綬帶及位拊宸成踊于又哭括髮袒成踊

于三哭擗括髮袒成踊奔喪三日也三日成服奔以三喪皆為

奔父之礼于又哭不括髮拊臣為君斬衰以三哭皆袒髮奔喪

又云同喪不曰奔喪乃為位凡為位在壘袒然今歸父惟壘袒

也又云大夫哭殯不故拊宸生於哭也

又云國喪不自奔喪乃為位凡為位在臺祖堂今歸父惟臺祖

也又云大夫哭諸侯不敢持賓注泣哭至舊君未去歸父之哭
春秋左傳侯哭諸侯不敢持賓注泣哭至舊君未去歸父之哭
宮之祝舊君以否此即位在印哭位也鄭云位有鄼列三處為
于朝夕哭位矣

館書圖

作正甲也
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底奉五人旗汲五人輕車七
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
淞一石人為一隊
李叔弓同書
引曹弓行書

官

壇惟至三踊而去出礼大夫士奉國跨竟為壇位鄉國而哭此

玄國之儀奉自有壇聘礼聘君若亮于後歸執事復命于殯并

自西階不升堂辨復命共介公書注北鄉哭新去別于

圖

江

析

于以哭于美

宮公亦葬民以出也月計其不哭也也殯云計自殯後三

出也國喪夫為終葬以終終喪自終哭也蘇民未終親父事哭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六

吳沈欽辨文起學

成公作邱甲孫覺曰杜說以爲甸去甲士三人而使丘去之
 也夫一甸之地有四丘而使丘去甸然丘豈能供之哉亦不能
 預取于民以此之暴也蓋左在一甸之地而有四丘而去長轂
 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成公指此丘甲也丘去一甲
 而甸去甲士四人也往左三人而今增至一丘去一人焉故曰
 作丘甲也欽辨按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
 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五十人為一隊李勣公問答
 然古制惟七十五人至廡與之役皆左步卒七十二人之中

此曲和琴纓以於郭曰系於鐘磬之
纓和于句纓在軒和之南面避王也其下
有判於云北面之有物和于东方或階間而
已用和往郭曰曲云言和四面和軒和之其
面判和又云其一面判和又云其一面判和三面

司馬法為人為一隊列正去二十五人當一正而一甲也車

重輕重則一甸又去二乘也司馬法本于穰苴是春秋之中皆

用正甲之法而晉楚諸國亦宜也李淑曰同義此雖仍古以今

楚二廣之法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是正去甲

又不止一矣四八

二傳隕子辱矣說文引云振子辱矣振有動失也惠云度正振

失也呂覽季夏紀振于澤中高誘曰振墜言曰顛隕隕隕孔氏

傳四年疏云引隕于澤中分振與隕古字通欽辨振楚策莊辛

云美矜於清風而振矣振即隕耳

繫纓以於王肅家語注繫馬飾大帶纓當馬膺以索裙銜以美

垂為飾也釋名鞅嬰也喉不稱嬰言纓絡之也其下飾曰樊纓

此言病菊子議兵篇將死效師死營

兵刑曲禮事秋傳曰曲軒禮廢之禮也周
 禮中車學字三五版天子旌旗皆在祭禮
 之飾都氏云旌旗擊車皆擊車今馬大
 帶也櫻以云若櫻飾也
 御子使速以詢之語也御子之言言不
 登也然分語也御子之所斬也則不殺也
 人語之而快也法敗也國喪也人而御之
 狗呈重不年之民之而地也地則國危
 御子之言危而不可不察也且御子之所斬
 也人御子之言也夫御子則已斬之矣而御子
 乃云且御子之言已誠也御子曰以狗不足分
 斬人語而云生狗之語是言分語也若
 者以爲炮炮也度是末又曰御涉兵之腫
 也要分推付之語且氏之語于上也甚矣御
 子非且也御子曰也今御子使御子
 氏使御子於上夫御子之言也今御子使
 御子也且御子之言也御子之言也
 也夫下使氏使御子於上夫使御子之言
 未也御子之言也御子之言也
 丑父殺于轡中朱勝野曰丑父殺轡中以下
 是取轡前夕之蓋是父射振車中擊轡
 駭傷及丑而陸臣之仍爲車中推轡車
 乃得脫而及丑是日乃爲車中推轡車
 乃得脫于轡車中利丑父殺轡上於有願
 父

豈敢言痛苗子議兵篇將死殺御死嚮
 旦解左右石徑也旦北宋奉因似奉作且揭旦日當我預于一
 昔寢至父使之解左右至夢必不左我之日也作且誤
 故不能推車而及揭御車死右云云不能推車在即上文郭
 緩云云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在蓋御者止執策循軌耳險阻陷
 輪必使勇力之士扶輪故棄鍼爲右掀云去淖周禮旅賁氏掌
 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右各八人車止必持輪宋史輿服志王
 輅有持輪將軍四人推輪軸良健八人即周禮遺志
 享觴加璧以進方之軍禮想當如此服云司馬法若陔命列左
 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揭韋昭晉語注伐國獲
 君若秦獲晉車是爲陔命

軍中不降詔曰言對三人言軍二三

三入三出杜預云三入晉軍求王劉炫曰高侯三入高軍又三
去高軍以求丑父而去之時高王將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
待高侯致使高侯入于狄卒按劉說是也高侯破膽之後豈敢
復入晉軍之方憤于丑父之始三入晉軍豈無指目寧肯輕
縱為狄漸之容情乎劉氏所解皆以通遠過杜預孔款達等必
扶正一家不容稍參同異故唐王五經正義而得執以下經生
三業盡亡殊可惜矣

抽戈楯冒之說文覓突也一切經音義引賈逵國語注覓沒
矜輕觸也沿作冒事昭注冒抵觸也狄與高同素故以戈楯抵
觸之高侯乃退逸入南師也冒釋文音亡扱反也

辟女子惠云辟讀為蹕大司寇職使在房蹕扱文不必讀為蹕

鄭士云為子家驅而辟於云以鞭呼趨且詳是解為詳心

臣按禮記天子中國稱稱三竹于左左左左
 之前問與後問則言善竹三竹左左左
 端而古宋襄公好也三夫朱鶴曰論孟伯
 指以杜預注為正段是得交與不及三竹是
 用世有二竹也宋襄不誠竹三朝再拜耳
 竹三拜則以多指及而乃與杜文並列武孟
 注所云三朝乃係偏陋說杜文生三朝于
 雁動風使通當以此為三朝

先為古跡引鄰注次路是聖軌三貳也先軌為聖軌義各有

所當也然此先路亦卿之正車詔夏蒙夏縵之芾杜預云嘗受

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是不曉先路之義而妄為說按諸侯

之卿車服不必皆受于王就有大功者士會子暢在王亦不輕

賜故特著于彼文以為異數今此三卿以能同時受之賜且

計較于新舊乎彼直以先為奇後之解器造為此提煩政家發

明哉

樽有四阿檀弓天子柏樽以端長六尺注以端題漢也天子葬

卒文以殯子明之喪大記注天子之殯居棺以駘輔撥木題漢

象樽上四注為屋以屋之堂塗之漆侯攢不題漢象樽疏云題

以漢鄉也疏以木取相漢鄉內也疏侯雖不象樽亦中央高如

屋形但不為四注按彼論天子葬侯之殯為象樽書於四阿

屋形但不為四柱按彼論天子祔侯之殯為其樽制書云四阿
之樽是天子制也周書作雒解駮寢以堂威有四阿孔晁注廟
四下曰阿

哭于大門之外此蓋臨奠亦載柩南向时也歿夕禮乃祖掃人
降即位于階間疏云以柩還鄉外階間也故掃人從堂上降在
階又云賓入在柩之賓去主人送于門外是賓來弔哭掃入門
東之階下至他國來在掃入門西之階下也按士喪禮若子時
賓位繼外兄弟左門外北上至於夕哭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
面兄弟皆即位為外位鄉大夫左主人之南詔以門東少進他
國之異爵在門西少進注云賓皆即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
右還揖之上言賓此言鄉大夫明至亦賓尔少進前于列今異

國未哭不就門西少進之位至就礼可也

遂常以奠也此常為祖載时既指死及免殯後子左以祔侯五

月而奠五月以內來吊哭在死一不可盡在大門內以礼惟祖

載正極为时多故曰撥晉人之例亦因中庭陳冕車較柩也

鄭注及夕云至上士二廡也免夕哭先奠於三日跡云以左一

廡也一日於二廡也二日於故奠於三日中間空二日若於大

夫三廡在奠於四日於侯五廡在奠於六日天子七廡在奠於

八日差次可也按遷柩外向為以指當在祖廡最後一日者也

夫子靈杜預說夏柩之免鄭靈子按兄弟中與子當是免許

掾在御妹亦在列為侍妾此句

不得尸吾不及矣御覽四十一董仲舒决獄曰甲夫死未奠治也

列女傳及推妻字正內挾技術老而復壯三為
王后七為夫人之稱爭之妾不迷感夫志姚寤曰
微舒祿室主報當四十餘歲乃自宮于一年
公亞馬格曰此男又相于修年後王主嫁
汗向計其年六十餘矣而尚能育子姬凡九為
家務習主報死守志及報居祀序善
秋時有祭林之禮曰夏推也道難皮三少

許嫁以私為人妻當棄市按漢律夫喪免奠推掾未奠而嫁為

不曰尸吾不及矣漸晚四十董仲舒决狱曰甲夫死未葬潜

朱初於墓匿之也于及及也

许嫁以私为人妻当棄市按律夫丧免葬棺椁未葬而椁为

不道夏据将適巫臣故诡求襄老之尸

矣为吾望尔也平言至後入也不为我望尔已久乎

蔡景公为左公礼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故以蔡景公當左

公衡为質成公雖有子尚幼不任为質盖宣公也

匿盟也匿也言公有是盟也

谁居東引禮弓及列子美事篇以证居据互训音同按類并采

以期猫伊何也期露也釋文音基典居据義同也

而鞏伯實来而汝也實當为寔是也

三傳再釋蠱因再釋穀臣楚釋知螢誤

嗣宗賤之猶言宗子之子下次及于子乃是以此次序而晉當

王与杜预言嗣祖宗之外位職也

至位左三荀庚上軍帥于六卿位左三也杜預以為下卿下

軍新軍將佐又是何物

將授王史記以次以昭晉以尊王晉景公索隆云王劭按張衡

曰礼詒侯於天子執玉免授而反之若詒侯自相執公不授至

高以我敗於晉而授玉是取晉侯為王太史信謬探其旨而

言欽辨按史記高以晉為王至信謬為正義所駁若王劭所

稱兩君相執不授玉亦在稽之說也宣十五年邾隱公來執邾

子執玉高公受玉卑兩君相執固授玉美堂邾子復以魯為

王乎蓋於礼以聘修玉帛之好至不執玉也典瑞職云公侯伯

子男執圭璧以朝王詒侯相見亦為之鄭司農云亦執圭璧以

相見是明証也王字說文作玉三畫勻王字中畫近上直是史

相見是明証也王字说文作王三邊勻王字中盡近上直是史

遷不該古字文有此謬耳

却充趨進卻充為上擴相君也必趨進在曷子鞋篇云兩楹

間君臣有位乎君以君一臣以臣二君之未遯是以登階歷堂

上趨以及位也遯古連字蓋礼疏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也

連步

年四鄭伯堅卒堅玉篇引作緼古干古兩二切公羊作取穀果也

賢惠棟引溧陽校書碑以為取即賢按集韻經經天切緊也或

作緼通此堅即此也

傳原屏放誥言列為貞順傳卿大夫外淫放

免而告其人曰按吾人嬰言汝傳之人也自以私意告之亦如

有於壞而朋壞國作塔未魁於壞
依三相近有說塔說釋稍官塔也

刺去子問于子貢而子貢乃私于使在左人使問于礼節此

杜預祓自告貞伯信人謬

降服司服賤大裁素服注云君臣素服徇冠若晉伯宗哭果山

之崩

乘幔巾車注及幔亦五采畫在琢尔幔礼考文云以君而降

注卿之乘車自賤之義

韋三武室以明量位証之武室或是武子之廟阮傳中三武之

語或是作宮于他所美其名曰武室未必廟也杜預所解皆就

劉敞乃斥左氏為謬妄若然史浮所載无一就謬妄矣

傳授玉于东楹之东聘礼宾非西楹西東面賓致命以當楹再

好側讓受玉于中堂與东楹之間注中堂南北之中也东楹之

間以心君以一臣以二疏云西楹之間為賓讓受中

持佩... 學... 于... 中... 堂... 典... 東... 楹... 之... 間... 注... 中... 堂... 有... 北... 之... 中... 也... 東... 楹... 之...

間亦以君以一臣以二跡云兩楹之間為寢室中今乃于東
楹之東及侵東半間故云君以一臣以二也按鄭伯以兩君相
見而降同大夫聘礼志左過恭士贞伯諤志以遠詔失其常
度耳至寢鄭伯降心于晉在休也

且為僕大夫朱鶴與曰振用礼太僕下大
夫一人侍御工臣最親君時時服於中
軍則曰御若如飲下大夫之職曰三也臣
矣武曰必三僕大夫在也君之初臣也猶攝
三臣之而三寢危也

沈氏而近監說文楹河東也... 也表卒
一里度之里周至十二里監雖是也監猶地
三監名為監也用礼作苦監並直用不凍
較監帶... 未解說

於之特揖旅揖三揖也入左入右於侯大夫皆退矣太僕從
入路寢正君位乃卻立于庭以待諸羣臣之復逆
七 鼯鼠食郊牛角尔疋翼鼯鼠類之最小有或名耳鼠又名甘
口鼠食物當時不覺痛邵晉函云今俗傳鼯鼠能入人耳
傳舍偏指之一舌柳乃旅從巫臣執柳故殺于旅沈文何語聘
使未有將兵車在也傳遜曰古人一車後之一兩訪百兩御

孟小車車三百兩就二十五人為兩三兩蓋楚廣王制奉有
一卒故云以兩三一卒其云舍偏兩三一者車三半邊為偏三
五十人今為二十五人也欽辨按桓五年傳云先偏後伍偏六
卒伍之數當是當步卒五十人甲士二十五人偏兩各一也
八傳宋襄元來聘杜預云聘不雁使卿按聘禮君與卿圖子鄭
云聘使卿此云及竟仕禮司常云孤卿建禮故云使卿也禮記
卿館于大夫則立聘使是卿也聘乃使大夫也春秋經所載卿
聘多矣杜為此言不玄其以心也

武臣拒氏富于公室按宣二年趙盾以括為公族而主趙宗今
括誅于田邑宗祀廢矣故郭厥有季陵之言家主拒氏依于括
家宗子收族主誼自然括已滅宗歸故云拒氏富公室也

弟側黃曰愚考左傳原屏二程愛莊姬
乃三當原屏實也且莊姬之由子武子之
信則至全上之也乃夫莊姬之由武子而
多程安之於武子莊姬中亦有二趙武乎
此二編也上之也莊姬在若夫莊姬之
多排趙朝三不其同括使死於此也
考趙朝三死武朝三也徑傳及我史記
原屏三年原屏實也計趙盾殺君

九為宋致女為子同林引原屏云致女為宋致女也

重刊决國乎未幾野臣臣之方官
重刊决國乎未幾野臣臣之方官
重刊决國乎未幾野臣臣之方官

赴史記記事斷不顛倒如此杜自創長歷于甲子不合一月
傳不忘安君納采問名稱先君之遺體故穆姜猶稱先君
南冠乃紮左續與服志引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紮
者乃楚冠也秦滅楚以先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操南音呂覽言律篇塗山氏之女乃金季妻禹于塗山下陽
實指作為南音

凡百君子莫不代遷言眾材皆乏人之時年不可荒使
晉侯夢大厲趙世家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在為祟即
傳此而史遷更難采小說臆寧之惠云李歐莊子解死而
後曰厲
使鑿後為之呂覽玉忠篇父摯曰請以死為王注云為治也

南之上晉之下未問奇病論事曰人有身神脾服形皆種膠膏

膏之上膏之下素問奇病論事曰人有身體脾股胛皆腫環膏
而痛是為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此風根也其氣溢于大腸而
著于膏之原左膏下故環膏而痛也馬蒔靈樞經脈注云膈
隔也凡人心下有膈膜前膏鳩尾後膏十一椎周圍著脊所以
遮隔濁氣不使上薰心肺也又膈脫注穴分寸歌又從脊上開
三寸第二椎下為附分三椎魄戶四膏膏第五椎下神堂膏第
六噫嘻膈闕七則膏當脊第四節膏當脊第七節也
向人然麥周禮甸師職主耕耨藉田按祭義注侯藉田石款
將食張靈樞脹論有五腫六脹之脹不同胃脹在腹中胃脘痛
鼻同其臭材于食晉侯殆此
析
况不令乎殊申與鄭國之政君之因執不謹修乎大之礼以行

至君更造異謀遂有公子縉之子此至不合也凡至人不可在
言迹涉極極必為伊尹周呂在乃為已位耳

十一 佳吾不以妻為如喪服小功尋婦如正計身之長幼不論

至夫昆弟若弟然亦小有分別釋親云為子同去親先生為相

後生為拂孫爰云同去親俱嫁一夫也一夫在以已生先後為

拂相若兄弟之妻幸就親率同自外來公互相敬曰相并身之

長幼未必論耳

十二 侍坐兼作于下下在堂下也凡升歌在堂上鐘磬之甘並

左堂下放皋陶謨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鐘以同郊特牲歌在

左上匏竹在左下是也並祀記若以系細賓公賓及庭素肆及注

云解反系以鐘鐺播之鼓磬應之詩詠室素也此卻至登時

至堂素即其肆反卻至登時也此句受禮晉書禮記肆肆

至堂素印是肆夏卻玉驚在以此人臣所受禮晉享穆梓至素
肆夏三不好與彼同也蓋至素有大有小孔跡不解鐘磬率
立堂下因謂作于地室故驚卻玉此直光然豈成好經
諸侯間于天子天子與相和也鄭志夏殿之時天子蓋六年一
巡守諸侯間而和天子至不和者則罷和按周天子每少則諸
侯自相和何以此年東方諸侯和天子而歸而西方諸侯不
當和天子公往和此東方諸侯之諸侯也
十三年傳宣伯引賜引致公和玉至以爲己力也
王以爲介而重饋之聘禮賓舍于郊以使抑贈以親幣下大夫
贈上介亦以之是介有贈贈之禮也
君亦不重稱盛詩傳惠順也

各下宜矣先將數日按秦晉于廿四更十
左應甚十一左原長兄陸書春秋上附秦穆
不從周制始有在少法國不日

我寡君是以有令孤王會刺短以為此稱寡君正是其理杜何
知宜為寡人孔疏引鄭莊公告許大夫云何子于我寡人以杜
為是據莊公之告許大夫自述其言故我下稱寡人此文呂相
宣晉君之命以此我字呂相自我而稱其君為寡君理也

晉帥乘和文造典引往乘因也杜預解卒乘也

十四 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孫復曰吾言自晉歸于衛在由晉侯

而歸也衛大夫由晉侯而歸也衛國之不可也矣

不用酌飲酌當為勺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子子眾士皆三日

不食子大夫子子食粥夫人世掃洒妻皆食水飲此謂三日

不食之後繼之以或歡粥或食水飲也此傳言夫人死哭而

息則是殯後正當食水飲以太子不哀故憤歎不用勺飲也

十五 仲嬰首卒杜預云仲嬰首報其後曰仲氏劉短云仲遂受

息則其殯後以骨歸公亦飲以太子不哀故憤歎不與之飲也

十五 仲嬰高卒杜預云仲嬰高臨去後曰仲氏劉炫云仲遂受
賜為仲氏故高子孫稱仲氏耳按仲遂生時已稱仲劉遂身以
仲氏若待嬰高為後而曰仲氏可知能以後未繼絕之氏遂加
生存之父乎

十六 兩木冰舊唐書讓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
凝霜封樹時學士以為春秋兩木冰即此是名樹介言象介
冑也憲見而歎曰此似詠樹稼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
臣當之蘓文忠公集送范仲錫通判為京師詩祇有千林鬢鬢
花約會冰字林凍洛也似云霜冰曾鞏詩自住高地寒甚如氣
為霜凝于木上日出氣清庭階高人視之霜冰語霜冰加霜冰
窮得賈飯瓮以為當年之飛

公會尹子杜預云尹子王卿士子齊按畿內固有封爵如蘇子
者為子卿大夫但有八命六命四命之差而字以侯伯子男之
次且尹子為卿士若至去書當加一也為侯伯不僅為子男也
蓋王官去使字之則曰公至卿士皆通稱曰子若子劉在六曰
子亦曰公不獨尹氏為然

傳鄭子罕伐宋杜預云因滕有喪而伐宋按大國有喪或可乘
間以侵小國滕小宋大極羅騫之仰瞻焉彼有喪何妨宋力而
乘之伐宋乎杜預以傳文不盡去而強傳至子殊不思道理也
詳以子神祥祥字通易祝履考祥釋文奉六作詳孟子申誨檀
弓作申祥虞翻易摯象注吉子為祥公羊宣十二年傳注善用
心曰詳

荀伯不復從杜云不復故道服云說不復從子于楚揚不復從

荀伯不復從杜云不復故道顧云說不復從子于楚按不復從
 者初晉之帥不能軍或說荀營為楚帥所獲不復從軍而歸
 而跡行首東云司馬法凡陳以惟跡律者子跡隊而擊之高誘
 曰跡分也 欽辨按以首領隊左也吳瑄陳士卒百人以為徽以
 首以子孔皆良帥擁鋒供稽此在壘中整陳之也行取即以



陳不遠也後漢書鄧禹傳癸亥日王匡甘以六甲窮日不出馬
 因以更理兵勅眾是月晦及六甲窮日皆忌去兵也
 在陳而器孫子以軍篇軍援在將不重也
 登巢車以望晉師通典三兵十以八輪車上枋高竿上安有十
 二孔四面別布車可進退圍城而于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

為鳥王巢蓋今三板也

楚師輕窕得方周亞夫信楚兵輕剽難與爭鋒

皆曰國士在東云皆曰者皆晉楚之人也晉以楚有州犂楚以

晉有苗賁皇故曰國士在然此說亦未順且從杜解

其卦遇復至中厥目堯拳父鈔注子曰此蓋筮曰復之頤也外

艮坤為國又為西南方之卦故曰南國內震木克外坤土故曰

蹶震為蒼筤竹以天上射之象也凡卦上為首元者首也元王

即文辭國君也又文辭有灾眚者為目疾故曰射元王中厥

目是所誤用行師至于大敗以吾國君凶者是也欽辨按震翻

云坤為異邦故國君凶晉筮故以楚為異邦

徽七札焉考工記犀甲七屬注云謂上旅下旅晉札績之數也

疏云設上旅之中及下旅之中皆有札績一葉為一札文微通

跡云設上旅之中及下旅之中皆有札續一葉為一札文獻通考三十甲樣係四寸計用甲葉一千八百二十五片內一寸披膊葉五百四片每片重二鈔六分一寸甲身葉子三百三十二片每片重四鈔七分一寸腿裙鶴尾葉子六百七十九片每片重四鈔五分一寸頭鬚蓋葉子三百十片每片重二鈔五分并形鑿一盃子眉子共重二斤一兩及皮錢結子件重五斤一十二兩五鈔一分每副共重四十九斤一十二兩接近世用鐵葉古用革札鐵葉只一重革剡七重革編挨之數不同也惠云呂覽袁士篇韓原之戰晉東公之右路石奮拔而擊繆以甲中之者已六札矣言上一札未陷知甲以七札可數也韎韋三附注鄭韋問注曰附幅也注屬也以韎韋幅為布帛之

幅而連屬之以為衣而素裳杜預乃賈服說周礼司服疏引之

案彼詩指乃得執以下戎服詩說袴褶也隋方礼仪志袴褶近

代服以從戎今纂嚴公文武百官威服之車駕執戎公結袴不

舒教也中官紫褶外官絳褶腰皮帶以代鞞革方言大袴謂之

倒執郭云今電袴也電蓋結之誤吳志呂範傳注江表傳曰孫

都督佐將軍部令之去便釋襦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自稱

領都導以來稱袴褶即大袴也唐會要九品已上袴二三月三十日已

前並服袴褶開元十九年勅庶諸服袴褶在已後二三月三十日已

及六典平中帳之服也及取為常公服之即袴褶之服又

本品色並大口袴之服也及取為常公服之即袴褶之服又

當依鄭志

教告不宣劉炫云袴之云者乃傷乎怨乎傷也答云教告不宣

敢告不寧劉炫云楚王云吾乃傷乎恐至傷也答云敢告不寧

告至身不傷耳魏肇曰不有寧也以傷為寧此與魏肇相以按

洋書高事紀注李斐曰寧休謂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又哀事紀

注寧謂受家持喪服是寧有死傷之義古法受地之字皆互

剗剗說是也

內旌于綬中鄉射記注旌總名也釋文注旌首曰旌

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楚之俘囚告至旌為子

重之軍麾子重必在是麾之下

執榼承飲說文榼酒瓮也樨園榼也孔叢儒服篇子路噎之當

飲十榼

察美傷服云金創為美按洋書揚雄長楊賦金鏃淫夷通典

舉

子至君位云不以君先能矣或曰敢者事大
以君之不免也我不以子之才修以君虎性

凡學士不引有聖疾痼疾

親于公室言親養伯甚于魯也為杜言卻驥顯露至皆慢之

迹于敵國之使不辭也夫

李君命為私杜預云不受卻驥請是據私通言養伯之為人

耳卻驥討私于養伯在何玉印時宣布

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命之元志姜氏云十二月戊子朔

丁巳以失閏大衍於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合限今歷推之是

歲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

入合限與大衍同按此以推之於十一月壬申為十六日杜預

以長歷十月一日至申日可也彼之長歷不通

侍士變卒杜預云因禱自裁按死可也然愛懼結于中寢

余廢于外...

侍士變卒杜預云月禮自裁掛死九可也然春懼於中

公廢于外則若日王問全理矣史傳載王商可臣侯以憂

死者不可^勝數計豈必一一自裁于暗昧乎何休操三命以識傳

杜預求通而妄造自裁之事皆傳王賊也

閉門而索客淮南天文訓冬七十二日壬子受制則閉門闔大

校若高鮑于君將還閉門索客人臣之誼也

後使大夫殺王制天子殺書下大綏誥侯殺書下小綏大夫殺

書止佐車_止書田_田牲田獵_田殺在君之禮也不為答道以

掃人而與田獵書荒耳

逃威也威當為畏之字檀弓死而不弔在三畏厭溺注人或時

以死器攻已不能背以說之死_在呂覽勸學篇性畏獨死也

通典_禮靈植注云畏兵刃_死傷又王肅云犯法獄死謂之畏白

兇通服喪畏在兵死也此作威在畏威文義通也故工記注古

畏作威舉陶謨天以畏釋文馬在也威呂刑德威惟畏墨子上

賢下云德威惟威是畏威字通也

十八晉弒其君州蒲彙纂云以晉論之靈與屠相去不遠而靈

矧方盾屠矧稱國何也蓋穿弒靈之時必有董狐之直筆趙盾

遂稱惡而不露今彙纂弒屠公史筆未必必董狐赴告列國必

有新以諉其罪在魯之舊史從其赴而方之春秋不與其諉

也故方曰晉弒其君欽辨按傳云逐不臣在七人蓋即方偃

諉也春秋信以傳信信以傳信故但稱國以弒公穀二傳循經

而不曰其故及何歸系于屠公此其方為所用哉冰左氏何說

臣賊子之漏網在為矣

有先而後慧學方昌冠王國服強且其且小與乘味日

有兒而多慧學方昌邑王傳賀叔王清狂不束蘇林曰色理甚
徐而心不慧曰清狂之為今白癡也

不能辨菽麥說苑辨物篇王子建去守于城父與成之乳遇于
疇中問曰疇也左何也曰疇以為麻也也何也曰疇以為

衣也成之乳曰吾子不疇之為麻之為衣吾子不至社

稷乎世說尤悔篇簡文見田福不該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

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乎末而不該至本然明于大而闕于

小亦有良材文之種米也子駕羊何足掩至全美也

祁奚呂氏春秋私篇晉平公問于祁奚羊汪云美羊祁奚汪

字

籍偃韋昭注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游也

以塞夷庠。傳機。擬亡。論。旋。皇。與。于。夷。庚。李。善。曰。繫。領。游。感。論。曰。
吳人在。以。船。楫。為。與。馬。以。巨。海。為。夷。庚。臧。榮。緒。晉。書。曰。為。事。時。
司徒。王。澄。議。曰。夷。庚。未。入。乘。與。旋。館。然。夷。庚。在。莊。車。之。詩。飲。辨。
按。跡。引。詩。序。由。庚。第。物。由。于。道。夷。由。同。亦。為。夷。庚。是。王。道。傷。
乎。之。義。李。善。以。為。莊。車。之。詩。也。然。此。夷。庚。又。是。宋。道。道。也。
襄。公。傳。玄。靈。公。之。為。靈。也。莊。子。公。陽。篇。南。靈。公。之。詩。以。為。靈。公。在。
何。耶。大。致。曰。是。固。是。也。伯。常。憲。曰。于。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為。
此。其。謂。也。是。其。詩。以。為。靈。公。也。郭。象。注。靈。即。是。于。道。之。謚。也。靈。
有。二。義。亦。可。謂。善。是。謚。注。詩。說。義。而。不。損。曰。靈。也。
傳。擇。美。標。以。自。為。概。富。氏。要。術。說。文。概。楸。也。楸。梓。二。木。相。類。以。
為。根。材。勝。于。松。柏。埤。雅。木。美。良。于。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

人名近也

又名匠也

與頌琴類者樂家雅琴趙氏師氏皆部琴頌琴故杜以
雅琴者比然二琴形制不同三禮圖云雅琴長八尺廣一尺八
寸二十三弦頌琴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弦他雅琴
頌琴雅荒頌琴雅荒頌琴並雅傷于頌琴雅琴長于頌琴矣文
獻通考頌琴在俗部十三弦注為箏此後來改作北古三頌
琴
掃琴枋在也檀弓曰掃入于室及所至也注執所饋食之
費
三傳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杜預云漆甲成組文被練三袍組
也漆也何成條文袍有是著三稱北我詩用費云組甲以組

綴甲軍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之以為固
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甲在。亦服組盈竅而任力
者。在。亦服馬馳云。組甲以組為甲裏。以族亦服被練。以練為甲
裏。半在。亦服。按初學記。引周禮曰。年不整甲不組。滕注云。縵
縵甲不以組。少儀甲不組。滕注云。組。縵以組飾之。及衿帶也。政
云。謂以組連甲。及為甲帶。言衿帶。於經。縵字。縵是。縵約之名。釋
文云。衿。結也。及鄭義。亦以組連甲。因以為飾。管子五行注。組甲
謂以組裝甲也。蓋策身自削甲。札。委自組甲。緝。吳師道補正曰。
組。今綴。紛。縵也。韻書以縵直物曰緝。此謂編組穿甲之強也。通
考。古方皆與。賈說。同。惠棟云。呂覽。在。同。篇。都。之。故。信。為。甲。裳。以
帛。注。以。帛。綴。甲。也。以。息。忌。謂。都。君。曰。不。為。以。組。凡。甲。之。亦。以。為。

固在。以。盈。竅。也。今。殿。諸。矣。而。任。力。者。半。甲。在。且。組。甲。不。為。固。者。則。

三夏玉敝不亨持詩諫者用于宗國君以少雅天子以大雅然
而樂寢或上取益或下就何在天子饗元侯歌輝及合文王詩
侯歌文王合庶鳴詩侯于隣國君與天子于詩侯同天子詩
侯益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庶鳴合鄉樂詩云鄉飲匪益礼合
樂皆降于升歌之庶鳴合鄉樂則古歌文王在當合庶鳴歌集
肆夏在當合文王也至于詩侯升歌大雅合樂小雅歌在堂上
合樂在堂下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也此上取也詩侯以小
雅益羣臣及賓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益羣臣及賓歌小雅而
合鄉樂是皆為下就也此用樂之差別升歌合樂為例至每分
燕礼云為每分酌是詩侯于臣用頌此異也郊特牲大射
燕礼皆云大夫賓燕射及杜子春周礼注賓未納奏夏皆謂

賓指入及庭未以礼至時此蓋用至節其非樂合樂則也

燕礼皆云大夫宾燕射及杜子燕周礼注宾未燕燕射皆

宾指入及庭未以礼至时

按此盖用至节而不用至燕节

典非歌合乐别也

杜预解庶嗜以下更说新义不云燕饗常用左也是燕礼也

篇彼平时未尝寓目也

季孙曰累译律云眚人财物累卖人是也唐贼盗律注不和

为累

武罗伯因世本夏时有武罗国中山經青要之山神武羅司之

伯因古今人表此相因

家眾殺而烹之紀年事相八年寒浞殺羿淮南詮言羿死于桃

梧天问曰致蒸肉之膏而后事不若王逸章句言羿射獵封豨

以其因膏祭天事之猛不顺羿之射为也按即此传殺羿烹

食之沿说之误

從丹羿室天向從娶純狐眩妻爰謀王逸章句言從娶于純狐
氏以眩惑爰之遂與從謀殺羿也按傳云純狐奔羿妻故路史
云從及乃烝取羿室純狐爰謀殺羿羅華注純狐羿妻名
周辛甲云為太史執文志道家有辛甲二十九篇云紂臣七十
五諫而去周書之賈逵以為辛甲即尹佚執文志又有尹佚二
篇云在咸康時即大戴記之史佚不以此為一人
長歲王闕夏商皆有歲見逸周書呂覽謹眩篇引周歲曰夫自
念初學俗未暮蓋亦辛甲之解言也
獸臣司原賈子礼篇雲在圃之司獸者也
戎狄荐屠服云荐荐也劉炫謂莊子云麋鹿食薦即薦是草也
服言是據韓非用儲上美如臣在猛獸鹿也惟薦草而就澤也

服言是據辨此用儲上若水臣在殺獸鹿也惟薦子而執澤也

匈奴逐水草遷徙居城郭常居是也杜預以為薦聚刈同于土
著何易上之有

送喪者皆髻言不為拾死之服即用小斂時之髻著禮變也同

喪親拾死難於徒跣士喪礼小斂主人髻髮袒掃人髻于室注

拾死掃人拾斬衰在玄并而纈將高衰在骨并而纈今言髻在

亦玄并纈而紒也士冠礼注纈一幅長六尺以韜髮因則此引

髻之異于髻髮在死玄纈而以髮為大紒也今掃人露紒于象

也喪服女子之在室為父髻衰注髻露紒也亦用麻蓋以麻自

頂而紒交于額上却紒紒如著帔形也按小記男子冠而掃人

并男子免而掃人髻以髻當免也士喪礼眾主人之免在也

孔子被跡云男子之免乃有兩時而惟一程掃人之髻必有三

別以麻髻爲男括髮時以布髻爲男子爲女免時以露紒髻當
喪服之女子在室髻衰又云喪服時皆已成服後死不論男
子之括免也不論女子未成服之麻布髻也死言髻衰三年並
去恒髻之露紒也孔氏于小記死明三種之髻復云鄭氏露紒
之義爲三年恒服是不違正經于義曰矣杜預于此云遭喪在
多不能備凶服髻而已若然傳者譏云魯于是括不成服禮未
本有髻寧僅云括髻乎魯惟哀替不至至是至是忌憚也孔穎
達本亦不爲撲學故逆快然攻鄭露紒之說而不復尋鄭喪服
注因麻之義也

魯于是括髻檀弓魯掃人之髻而吊也自敗于臺駘括也注禮
掃人吊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剡於衰皆吉并去首素總喪

服記注云并首者若今時制髮獨別矣續學未望太后入廟

掃人吊服大夫之妻錫葬士之妻剝棺衰皆吉并

服記注云并首者若今时刻鏤摛列矣

續漢志皇太后入廟服藉以玳瑁為摛長

一尺端為蕭勝口柳列侯二千石夫人魚須摛長一尺

二按吊服用吉并而首同于女子

之為父以卒哭後歸之家而著吉并於其首也魯習見狐胎之

復吉并繼以整此失之過重而杜預以為凡為喪在皆惟整而

吉服就解也

國人誦之樂師賤司鄭司農注云素尔怨誦此國人之誦詩也

怨誦也

我君小子抑之詩實虹小子於乎小子皆稱屬王也詩云祀天

子未除喪稱小子按晉有小子侯襄公左字拙之喪故也

年五倍貪也君子謂楚共王于是刑劉敬曰傳言至貪殺之

皆也曰謂不刑乎解經若此取舍安從按左氏詩載君子在皆

李時先生長左之言所以參同異之趨極商權之情故其言有
是有也互好學深思存自以之劉敬之言是也殿本臣跡考證
臣也摺劉敬之言蓋亦視左氏自是史斷而記法君子云爾夫
使記其時君子實有此於左氏自以為君子而著其於于聖筆
之後則之史策之間謬妄已極當何問其於之當否乎夫左傳
記于其書也紀當時君子之論云然即以書世風之非降後儒
妄規左氏之過何未之思耶

君子是以書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趙汭補注曰行父報嫡之
庶考國政傳舍大惡錄小善亦當時法也之論臣也摺趙汭亦
未悟左氏之意斥左氏為法也論不也左氏記在正當時
法也之論也

沈氏之論也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 登記號： 000365

一九 年 月 日

八〇



浙江圖書館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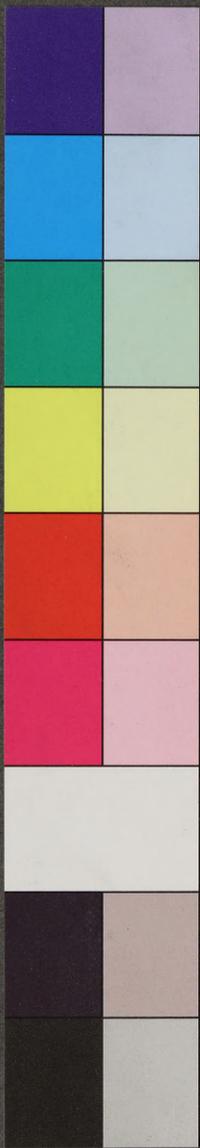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Inches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